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施華

河南通志卷七十九

藝文八

記

漢蔡邕光武濟陽宮碑記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

方內乂安鑾駕涞服迎狩泰山封禪梁文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功實始于此厥跡邈哉所謂神麗敻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韋璞來在濟陽顧見神宮遐惟桑梓敬述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度則誕育靈姿王孽作慝篡禮天讖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迎于四岳爰處省古登封降禪升于中皇是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梁沈約桐柏山金庭館碑記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惟道言之者終天莫及故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啟玉笈之密函韞金籙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技吐吸炯霞練丹液出

沒無方升降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
騶啟見滄波之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
騖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
逶迤此蓋接靈五嶽來暨夫三清者也若夫上元
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
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
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鑒鮮方
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栖屏棄情
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
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
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
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縶維永泰元年
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
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斗上參
倒影高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宅飾降
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昺靈

關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
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是任永棄人羣竄景
窮麓結懸志于玄都望霄容于雲路仰宣國靈介
茲景福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于神躬又願道無
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
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
翹心屬念晚臥晨興飡正陽于亭午念孔神于中
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鳥
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
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
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常憺焉靈化
羽衣霓裳九重羌光三山璀璨日為車馬芝成宮
觀虹旌拂月龍輈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
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東探震澤西
遊漢濱依稀靈眷彷彿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
爲心愚湖脫屣神罷降命几底仰祈靈秘瞻彼高

山興言覆簣啟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峯迴峭擘漢
分星臨雲罝墠駕岳開摽𦈏塗蹇產林樹葱青誰
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
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樂生變昧外示無
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避力
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唐楊炯少姨廟碑 臣聞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泰山東南之地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劃宗墉刱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叶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詞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嶽之神秀者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以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

響像考於含神霧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黄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宫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聰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肹蠁亦猶蔣侯三妹清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宫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岩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晋數歴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覩俎豆之

谷宿洛汭衣原復綏歌之地國家承天造之草昧
肇人謀之揖龍奄有天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
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
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
與天乎合德當與地乎作貸窮變化之理盡神明
之數伏羲畫卦惟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
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闢邦
國之風獻銀縢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
族則叔獻季貍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
圜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檐所以序文
昭武穆命扶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
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
樂始會八風帝嚳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夔典
其數制氏辨其聲鐘磬笙竽致其和尊卑長幼咸
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
白獸蒼龍受覲遷言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綸北

辰而拱眾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政有如此者斜
為人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裁之以三典直衣
不純戮而無冤免贖戰於綱羅納冤流於軌物其
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開兩膠漢氏之
立辟雍生初開太學辟雍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辨
其教童子五尺羞稱劉后之臣冠者六人惟進明
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練
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宣戰秉斗杓而搖旌出星
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黎之接之呂望言聖
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指其啟令有
文舉斟酌之幼珍考其周書有諸白秉黃之驍力
東漸西被南馳北走壓鼓之翁龍六合不出於城
隍陶旭之隆入八門未游於宮室其濕埋若如此
者察璣而下大運天回地游吹玉燭而紀人時
揚動於靜煙雲蕭索而合熱日月淑清而風色宜
直風聖開闔入軒台之閣言魚躍中和純史王之

苟言其狀微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

大塗不足役驂乘[illegible]遑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

可以嘗豐粢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祀將帝

王之盛節亦因天而尊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

寧以爲唐堯五載無闕大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

三代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部制躔鳴

鑾迴漢皇之甲乘茫哉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

地[illegible]而載山雖誠則日月運行鍾鼓則雷風相

尊道伊闕[illegible]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

雲雨[illegible]之經於閶闔之丘墟思秋燕文之

[illegible]於是[illegible]天[illegible]分司[illegible]因其舊跡革其新廟詳貴

[illegible]之[illegible]下[illegible]之名材致荊藍之寶玉易者言

[illegible]文[illegible]其[illegible]歌乎乎來哉之不日來而

[illegible]雲摘光照耀兮[illegible]目[illegible]棟

[illegible]蛟日登於綺疏斜星下於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

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𡸁亘洞庭
貝闕瀲灩瑪兮之都洛水瑤壇旁臨宓妃之館爾
其岩岑重疊兩樹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露生而
通地餘基殘構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
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宕甍仙女層臺鳳帷爛熳
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乙之徵少君且
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
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
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薦潢汙行潦之水體
潤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在陳信而無媿
日之吉辰之來蜺為旌兮翠為蓋雷為車兮電為
策鼓之以南箕風蝸蝸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
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曈曈曨曨照白
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
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灼爍綺羅凝而颯
颯建晨興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諧兮肅侶從

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黄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卽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姸倡妙伎則馮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闋禮容斯備回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記弇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地平天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寓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升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惟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成明制其詞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民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具軒稱配永崑墟

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叶時同律有感必應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啟聖受命於天上錬丘石旁疏百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三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宇率由舊章粤若稽古其四璇宮夜啟銀牓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溥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摇露握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馳驅太乙部列欻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鑾亍亍寓目周流其七欝欝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覿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瑶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懷天涣始制林衡熊戍壯觀紫掞星錯丹梁霞煥似對清谿如遊白岸其十文貍赤豹雷策雷車隱隱中道訇

訇太虚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土其]衆靈睽睗羣仙容與衡岳夫人漢濱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拧顧慕招攜繽紛伴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土其]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蘩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醉止降福穰穰[土其]

崔融啟母廟碑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應事因變通乾𢷎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徽往事於姑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我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生死之説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啟母廟者蓋夏后啟之母

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為開
母而顧野王與地志盧元明嵩高記并不尋避諱
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
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
西山氣為母則羣物以萌月為母則容光必照坤
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
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
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予
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
歸藏來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
筆泉墨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
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祠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
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
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
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
虹名螮蝀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

尸化草而成媚山崩罔[illegible]若立訖
昌亭望夫而不及論[illegible]下[illegible]於[illegible]三語
手遷易凡百無聞於[illegible]致美[illegible]可得而辭也
大唐革去故鼎取新[illegible]運而主[illegible]天而作[illegible]乾元
而造物海内知春闡[illegible]而為[illegible]中[illegible]外天皇
膺起數順謳歌金通玉[illegible]皇三之[illegible]室廟
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illegible]而[illegible]元[illegible]
黼衣而朝諸侯驚明[illegible]
康漢室巍巍其化隆於文[illegible]
海三年而無波雲連[illegible]
風五丈歲時來苑囿[illegible]
於哉無取於圖旋拱[illegible]
俗司隸並富家國於是[illegible]
是乎不夭天明王三禮[illegible]
莫能長務稽之用家[illegible]人[illegible]
知遂同於野鹿衣識[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

易云尚也登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聰明聖神備道德洪荒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敎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發九天而覩萬物斯乃羲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鼓變通嘗業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靈鼓戴龍旂天則玄女受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潔粢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顓頊氏之所以爲人敎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斷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兆君德也闡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

發而踏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
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
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
能與此者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
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乞雲稍名
嶽指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寒城天迴
而地遊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啟
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闕之石徒觀其丹
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騰興言改葺其山則古
之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鉛壇迤邐斜谷玉
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
目榭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澗溪白露氤氳於巖
崿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
爾謀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發隱嶙之餘
基密日觀星拱推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
異態神行全模造化紅旋奪日飛罘掛於山閣綺

岌嶻鳳梁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牕周施玳瑁之榱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為堦楚黄金作門閶山如白岸樹似青溪蓋茁藻於前庭藉生蒻於後徑蘭杳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串臨風自踊覽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捲壽宫澹兮不搖象設安兮遠肅霜羅屯屯雲錦披披鸞鷟搖兮翡翠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暖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駮雲蔚飛組則麟胎鳳脚蒸蕙燃萁餌腊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令元闕鴻兮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右白虎兮鼓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窣窣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姜玉邀歡觧束會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學道變海水而衣遊織婦布風填河津而下謁洛

妃綽約江妃綿邈玄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遺壇式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音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空歌迎接鐘鼓逴通（其一）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偏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彼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三）究委既登轘轅佇鑿室家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

則遷其靈是託(其四)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感通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遺壇歳古棟宇年推(其五)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兹為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扆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盼蠁六氣氤氲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七)重譯請命殊方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太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崑山可邈(其八)隨巢舊説夏啟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視如初(其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宫為輔(其十)珠簾洞巻玉座含清金翠灼爍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恍無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緲躊躇躑躅神女美珠靈妃起玉倏來忽往星鶩電燭(其十二)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斁夫人立館幼婦摛辭巍巍王室萬萬餘基(其十三)

顏真卿宋州八關齋會報德碑記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衆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從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應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于寬簡安人務在于撫柔況乎武藝絕倫英謀沈秘所向而前無强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奠天子之邦欝蒼生之望有日矣安史搆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令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

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兗鄆節度使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授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上幸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還兵部大歷二年加公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為趙國太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為京國夫人慈和恭儉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閒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夏宏聖二寺以祈福祐五年薨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

[illegible]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
[illegible]不懷過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
[illegible]暮降祥勿藥遄喜慮犬之玩恚
[illegible]無復乞攜四履之內咸懷歡忻
[illegible]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蹈
[illegible]珠德信李岑之見聞也破其黨
[illegible]我公大造于敝邑也微我公之
[illegible]鑄入于顛然矣尚何能保完家
[illegible]不資齋明何以報德於君悅而
[illegible]日昔以淨錢三十萬設八關大
[illegible]細蓋將佐爭承惟恐居後已而
[illegible]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為一會
[illegible]珠琳等設五百人為一會者壽
[illegible]千人為一會決從清供充塞于
[illegible]塡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
[illegible]自勤葉惠而林先晉懸者又不

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源德風江淑明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真卿字叨拔好仁記承節烈魏諡美哉蓋醜求袁若不盡諸將奏[illegible]之事甚衆述

韓愈平淮西碑記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

動東郡兹兵四刼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
蔡帥之不廷捘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
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
騃決昭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
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
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
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
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
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
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
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
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
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

逆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庭
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
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
廟祠祀其無用樂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
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
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
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
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
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
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
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
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
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
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
山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

坊丹延道古進大夫丈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
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
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
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
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
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
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
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
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
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
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
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
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

勝之郃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
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犫士飽而歌馬騰
于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
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
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
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
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
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
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
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
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
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于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嘑劫衆阻兵懍懍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黄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

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昆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遣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

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
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
由膳部郎中為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
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
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歷潔而沈密開亮
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銘家烈不違其先
作帥南荊啟闢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提贊
元其變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遂也
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
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
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闢而問者於是焉書
說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
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
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
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舊宰相也西守之官
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

門外兩岸之江陵故楚都也氏上五萬三公同
辨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貞廣成宮碑記　盧

下軍物而萬類受利不致用而元功博施廣成子之大吾無閒然矣

經云下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修身之道授黃
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畏其神思其德不曰協
於教乎祀典云德施于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黃帝事廣成子之法以致天地之和調陰陽之
氣捍刑祲之患不曰宜祀於剎乎廣成子與孔宣
父道將不同故教有捨趾跡有遠近且非殊塗也
余把許廣成子之教道於孔氏潤者曰以墳典莫
存孰能詳知三五之事言廣成子者皆本于莊周
周多寓辭焉將質之以為定論宜不可非通達之
士未足與議也大數為黃帝孔氏者行其言耳宜
微其形哉故其言合道則彷彿其人而尸祝之可
也吾詞非迷雖比肩對佛將聽之乎今以廣成子

之言得天而合於道故表其廟貌又尊禮之又何
患莊生之未信也按爾雅北載斗極為崆峒其地
絕遠蓋夏之君所以不至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
安定二山皆高大可取材用彼人亦各於處為廣
成子立廟而莊生述黃帝問道崆峒遂言遊襄城
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
道之所明矣仙經敘三十六洞天五嶽不在列是
知靈跡所存不繫山之大小也此山之下有洞焉
其戶上出甚傳洞中白犬往往外遊故號小嵩為
玉甃峯岩之守牢以為神居閟潔擬樵牧者發矣
罔識蹤封之今昇踐其頂響通於下甚深遠亦焉
知此靈人所舍予尋崆峒之言以中合洞壑不斷
於人間安在於崇山迤峯凌霄藏景然後得名山
也哉真島鄰于嵩居真山之北少樂大道早依門
蔬正杜宮遊出入二紀採才無補靦顏懷歸薄判

是邦儔與按教象設類圯半為荒榛遂命徹故宮捐增前制蕆財而便事廞舊價以待樂輸陶斵衆工咸來求售匪隨於力丕基視利而勞茨堅墉垣指顧咸就舊記但以廣成子為仙者之不假崆峒之地知有問焉故復建此銘揭于西序文之曰總高三皇惟軒轅氏為皇者師惟廣成子爲寔啓默恍惚怳誕同精治身以淨為治功被九域形存仙紀天道不窮至人無死

呂温虢州三堂記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培蟄乎龍蛇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是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昔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循之義宣徒

遊適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用家人習用王禮揀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頹陊始革基搆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盤皆息交映濱渤樽於環堵蓮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息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簪擲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藥雪飛泝洄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擬幽絶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濯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甍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蓊鬱洞開太華與氣出闕而來於是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烏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

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虚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檻瑶階如真玉樹雕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户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閲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以學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内者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乂息州郡之選重如廷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静政令若水木全户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章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隂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

道

胡交修洛陽宮記

禹因山川分畫九州大河之南厥土為豫考極相方實處

天下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而冲氣鍾焉其川河洛圖書之淵珍符是興其鎮嵩高孕秀生賢神靈是宅其浸瀍澗伊水之利環流灌溉壤沃物豐其地廣衍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朝覲貢賦道里均焉奠位宅中兹實帝王之居也高宗太宗肇造區夏據秦百二之勢襲漢累世之基定都長安以隆上京惟是洛宅雖不獲奉萬乘之駕建諸夏之本而文皇帝顧瞻歷覽眷此舊邦肇新東都作對咸秦乃以貞觀六年名洛陽宮凡體國之制仰模太紫擬象河漢者雖因隋之舊逮夫一新號名昭揭於兩觀之上則觚棱金爵壁門鳳闕焜燿改觀益隆唐家興王之氣矣太宗以神武英偉之姿一加肹眽榮名所被在物咸飾使巍巍兹宮復取重於當世豈不偉哉開元之隆鑾輿時巡詔命儒臣宋

璟馬惟白等博彚羣書於乾元殿又即名福門外署集賢書院置學士員校讐其間而藏書之富殆與長安大明宮集賢書院等不其盛歟臣李預翰墨紀事迹本末載於文字臣之職也竊惟周家興於岐邠武王宅都於鎬至成王乃命周召相基定卜於茲新邑宣王中興大會諸侯纂戎文武師徒狩獵詩人詠歌則洛陽於周為四方朝貢之地也尚矣太宗乃克大做古以不廢周王適衡之迹用宏茲貢光於中土克紹上帝匹休成周嗚呼盛哉若夫城隅廣陋之度宮庭考室之制皆不足書書是宮有先王之制者以詒後世云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先公每維舟清眺意有所感必凄然遐想屬目伊川嘗賦詩曰龍門南岳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

是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
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
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委為荒榛首陽微岑尚有
巖巘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翦荆莽驅狐狸如
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
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出處者貴
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
於玄祖潛身於柱史抑恵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
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禍殆邈難及矣越蠡激文
牛以肥遯留侯託黄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雎感
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
又其次也況如吾者刖蔡無斷足之智處雁有不
材之患雖有泉石杳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
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
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
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言其父所植也昔聞人之忌名伯叟其所植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泣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

宋歐陽修洛陽風土記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為留守時始進御歲差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朵用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其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篦子人家治地多畦塍種之至秋乃

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
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
至春見花乃歸直洛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
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
接頭亦直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
前過此不佳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
以泥封裹用軟土壅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
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
此接花之法也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
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
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
或用日未出秋時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
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
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一二朶
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
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

衆上棘氣曉有以避霜不損花芽他人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盖蟲蠹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窓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蟲乃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針花樹入其皮花必死此花之忌也

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

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險夷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

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蘇軾醉白堂

記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夫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茍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社稷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

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化者遊非獨自比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張闓宋真宗御製詩

記

章聖皇帝即位之七載聞河陽濟源奉仙觀唐曾真人舊廬有道士賀蘭棲真者道術甚高發使者詔之京師既而與語灑然異之棲真為詩以獻上復製詩以寵答之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謂真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顧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真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真壽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葬於觀之東又八十有八年其徒郭仲璟再刻賜詩于石而圖棲真像其下且謁臣為之記臣閤再拜稽首而言曰伏覩自昔世主窮好道家之術者甚衆而鮮得其真故其始莫不以為神仙可致長年可祈至以傲展視天下親屈帝尊以禮怪迂之士而其後類不免為詭誕之所欺惑可為太息惟章聖皇帝沖妙在躬神明自得以道涖天下者二十有四年不待問

之窮城之野縣行崆峒之山而異人奇士應時而來樂告以善啟祥符景德之間天下乘拱無為海內熙福登封告成號稱至治其功德遠矣觀接真之所陳上所以待遇之意與昔之世主所甘心者蓋不異哉接真異事多此不復具載特書其為上語者如此

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記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佑啟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制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以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功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二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

元豐二年三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
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祛禳民趨歸之稍以其
力修葺祠宇給用日耆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
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祀
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
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
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
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
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
以不成乃斂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
以巨萬計凡所謂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
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
白金六百三十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
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
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
殿三皆小殿九鐘經樓三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

詩臨章築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
靚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
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
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
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
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
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
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
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
義不施則韶護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
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
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
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太平依

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覩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儉身
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
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
食卑宮室陋器用捐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
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
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
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
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
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
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再拜
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
斯也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
祐之政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日者民懷其仁
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讓帝既子民惟子之

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招文毋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親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於四海

莊子廟碑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要不可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揄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

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予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過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莊子之本意也

晁補之

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

於宋其城郭闤闠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寛閑之土而樂之宜特人情倦覩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絶之地要小依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立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宇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歳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旌自來諸侯之宅無若此者先是南都歳賜官僚

貧容貲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以放懐髙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忠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迅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迹莫尋雖隋之彊亦具所守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安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懐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有若遐騖太空者花明草薫百物媚嫵湖光彌漫飛射堂楹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摇而荷靡鷗鳥盡儛容顔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

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為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怦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固可見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為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閒相與諸斯堂為補之記之已而公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則始與審之賢於此乎未辨延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何辨之有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己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室不足道

之

岳珂追封鄂王告陰碑記

鄂踞上流為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險金城千里疊重分攸先王析符授鉞寅膺專征之任雖往來彌戍雖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本隱然有藩蔽不拔之感珂嘗考論地勢瞰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捆扼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雖長沔隔壃延袤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楚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豐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窺覬首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皋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於遐陬遠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

一面者力之嵩否固不待辨而敵人之馳騁長技
反縮恧而不敢施方優之士遡其時而覯其人可
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中
國以綏四方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書思所
以大慰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
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瀕垂不惟足以渙萬世
無窮之寵其與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
一介蚍蜉之言識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一
妄男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恝
珂識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墉
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
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
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冤成先
大夫易簀之志興念一及就戀夙宵大懼馴綸罔
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於方來
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於廟下以對揚今天子丕

顯休命而復承著所以然之意在洪之初蛇分泗
埜有臣曰良從高於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指
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迺修
遇擲以旌天授然則勳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
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由夫豈曰偶然而已
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鄠之顛末追附前
誼庶幾鄠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
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彊圉單閼歲且月哉生
明孫承事
郎珂記

朱熹謝上蔡祠記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為人英果明決張
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如以生意論仁以實
理論誠以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
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
教人之綱領常牢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
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
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中庭如土木偶人肅然

起敬遂崇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起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劉君訪其遺跡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焉自少時妄意爲學既惜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常懼其一旦泯沒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于予心者于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日記

劉義

慶大業雜記

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爲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爲副廢三崤舊道令開葼柵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殿别有宮

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造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至端門自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為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上重名太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由端門百步有黄道渠闊二十步上有黄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

高百餘丈過洛二百步又流洛水為重津渠濶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隄南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並為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横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行三里有天經宫南二里有仙都宫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丹水渠南五里至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黄道渠橋南道西有右侯衛府出右掖門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口即煬帝門師濟闍黎所居石瀉東西二百餘步濶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

積三重並用大鐵為細腰互相鉤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填塞瀉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闍黎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闍黎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三城池水下黄道渠入洛端門東有左掖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南洛水有朔津橋道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如牒然今呼為梵夾道場北府道街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道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並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宫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一百步有興教門興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光

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庫門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合嘉門門北即合嘉城城北德猷門出合嘉西有圓壁門西有圓璧城城正南有曜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尚書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第即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

雖省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
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秘書
省省西連尚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
監監西試右驍門街街西即守宮署署西連良醞
署署西至粳米窖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
內省省東連左驍衛府府東即抵左掖門街街東
即西錢坊坊東連東錢坊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
左驍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
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領軍衛府府東連左掖門街
街東即少府監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
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
太僕寺寺東抵左驍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
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通東第一街有鴻臚
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抵城第二
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
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

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抵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二十尺門內四十步有永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布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匝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一百七十尺又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軒文棍鏤檻欒櫨百重楶拱千搆雲楣綉柱華榱碧擋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珠絲網絡十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天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鍾一懸鼓刻漏即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鍾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摸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閤閤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

華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内有文成殿
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于東行
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西有西上閤入内宫
閤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
步道有武安門門内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
南四十步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
皆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衛随入
於内宫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
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餘尺深百餘尺其
三殿之内内宫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東二
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
步有章善門入内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内尚進物
皆由此門會昌門内道左有内殿内省少府内監
内尚先御内廚道右門下内省左六衛内府左監
門内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
有東宫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

有景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
朝學士進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入道左有內史
內省秘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
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恵日法雲二道場通
真玉清二元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
有元靖門門內有元靖殿周以軒廊即內宮別供
養經像之處出元靖門横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
殿西行百步閶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
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鑾殿殿門有烏梓林
栗林有蒲萄架四行行長百餘步架南射堂對閶
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址傍城三里
有方諸門門即圓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
城宮即西苑之內也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
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其第一延光
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含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
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

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壽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雜綵為之色渝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剪綵為芰荷每院開西東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濶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楊柳修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遥亭四面合成結搆之麗冠絶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效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屯别置正一人副二人並用宫人為之其屯内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為園種蔬植瓜果𣚴諳水陸之産靡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采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苑内造山為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習靈臺總仙宫分在諸山風亭月觀

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巳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闔閶門入西苑歌管達曙諸府寺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勅尉衛卿列擢秘書丞卒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尺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寺周四里在河南縣西十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達寺二十門分路入寺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橋南三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

十行二千餘肆甍瓦齊平遠望如一榆柳交陰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芳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閬風亭及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澗青蓮峯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為最

李格非

洛陽名園記

富鄭公園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上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

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揜為洞一曰土筠縱為洞三曰小筠曰石筠曰榭筠壓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猗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海棠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抄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攬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近故逶迤衡直闓爽深密皆曲有奥思其外則董氏西園董氏東園王開府宅環谿劉氏園叢春園天王院花園子李侍郎歸仁園本唐丞相牛僧孺園河南多大園池而此為冠苗帥園本開寶宰相王溥園趙韓王園李氏仁豐園松島在唐為袁象先園宋勳李文定公丞相今為吳氏園文潞公東園紫金臺張氏園水北胡氏園大字寺園本唐白樂天園司馬溫公獨樂園湖園在唐為裴晉公宅園

呂文穆園合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宮闕雖已犂為良田樹為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從來而從逝也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

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蜀僧祖秀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上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黄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于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絕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地為谿澗壘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黄楊曰黄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

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頳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坡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頳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温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殖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瑶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呂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椽梠窓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

龍磋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圃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亡隙地又于舊地作埜居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三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閘鴈池迷仙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僂躬佈危

言以示庭詝之姿其怪狀餘態娱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金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棊列星布並與賜名唯神運峯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嵒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披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靈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鼇玉龜疊翠獨秀棲煙嚲雲風門靈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藴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津溪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襃春堂者曰玉京獨

秀太平岩寘于蒼綠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都人相與避敵于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堂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因括其大畧作華陽宫記云

金王庭筠五松亭記林慮西山橫絶百里隱然猶卧龍𡾟峪為首天平為脊黄華為脇魯班門為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黄華之佛祠天平之道宫今為墟矣惟𡾟峪寳嚴寺為獨完寺創於高齊天保初至本朝大定中寳公革為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為天下闢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蔽虧而遊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絶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

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前人欲有為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留以遺我也於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楹翼然出於蒼翳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到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逶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則邃堂脩廡陰樓傑閣駢列層見澗竹叢花諸山繚然笏然蘄然崒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綿絡繹呈巧獻怪大略皆退之南山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尚未盡也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亭之得全而有功於此山也吾歷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一二數即山中求之其華妙隱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龍蛇聽夜風之琴韻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於吾以為記吾於是山已結是

縱雖不吾乞尚爲之補之燕人名涵
補之其字也清慎有禮敏於政事

元揚奐汴故宮記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汴汴長吏宴
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
爲纂其大概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薰之北新
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
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
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
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
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
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
左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升平門居其西正殿
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
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
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龍德殿龍德之
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西二樓

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龍德之次曰仁安門
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
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
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
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
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
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
仁智殿右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
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
門東曰徽音院院北曰瀛翠峰峰之洞曰入瀛
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
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
南曰閶武殿閶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
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
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
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

詠陀詠陀之北曰武踞署點撿之南曰儀鸞局儀
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
曰尚衣局尚衣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春門安
春西與左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
明後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
燕壽殿燕壽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
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
曰祗肅門祗肅門少南曰[illegible]之東
曰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illegible]東華
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illegible]西北
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illegible]司宮
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
局琵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朝正殿曰
德昌東曰文船殿西曰光[illegible]殿並南嚮德昌之後
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illegible]東華直其北門曰安
正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

制度簡東北土皆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使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薩天錫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對峙立石壁二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鑿伊闕即此兩山下石罅迸出數泉極清冷泚東崖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甚深叵測寶藏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為大間為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壁石龕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趺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毀裂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體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臺荒有壘石址兩邊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經

字剥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費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聖人生自王公為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斥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空曰寂滅為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鐫鑿山骨斵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誑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

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燃臂施財至爲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旁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毁之者必獲惡報則入寺巍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緇流慶讃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没其宫殘毁其容而蒼凉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王以慈悲爲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已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衒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復爲之説以袪好佛者之惑又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説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内明心見性則庶乎其佛之徒也

增修堂廡碑記　吳炳　河南行省

聖元以幅員之廣建行省十一惟河南密邇京都爲腹心地乃者皇輿再經奉迎無失相臣僚屬益不輕授省署則因勝國之故閑閣階序廷廣峻折足以治事展禮觀示遠近歷年滋多隨敝隨葺然未有能拓其故者至元三年歲在丁丑春月徹爾特穆爾公來爲平章

政事左丞齊哩克公參知政事裴嘉特公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達實等咸得其人上則同寅協恭下則總齊裨贊一歲之內百廢具舉乃飾中堂廡周其外承塵板壁以髹以繪作屋三楹于堂西北度儲用罷設吏典守高其前門以容車蓋復買隙地以廣西垣徙架閣東庫於居椽之廡凡七楹補塞罅陋迄於完整傭工買材民競趨赴不數月而告畢往來之賓受事之吏道出于汴皆改觀焉落成之日會燕用樂僚屬咸在酒半合辭言曰是功就緒不可無記而難其人以炳前忝特名忝職史館文諸金石似無不可乃俾賓掾就授簡焉炳惟平章公以下世德重望敦大博碩奉上以忠惠下以鄖謀不專成動必問法是省之大遐邈千里民司軍政宣閫路府州縣百職罔不聽命藩維保障於是兼在消暴抑強扶植良善奉宣皇猷惟布恩紀慶罰所及陽舒陰閉若是其重也復能不遺細務以

飾省署內以容衆外以示民不腆之詞弗稱為記
異時繼登政府周視棟宇因思前功無替於後以
肯具敝是記之作不為無助董
是役阿爾斯蘭哈雅韓元英云

明陳講都指揮使司題名碑記

河南都指揮使司在國初為行都督府洪武五年改設都指揮使一人同知僉事各一人與藩臬並列為三司舊亡題名碑往蹟莫考亡所示勸是歲都指揮中山胡君永錫自僉書握掌司事洎其寮湯君卿張君蕙臣孚志協恭圖舉厥職視諸垣宇就敝列狀兩臺請出官帑市材鳩工治頹葺壞表其坊曰專閫丹彩晶爛觀目改觀諸廢既飭遂揩往牒自毛公禮而下得若干人並揭爵里姓氏鑱諸鉅石屬予為記講曰昔者黃虞之世大道無為已不廢武蓋陽舒陰慘天之道也文經武緯治之澤也俎豆干戈一張一弛故能耀德宣威

靡清寰宇後世修營容而忘武備柔懦沮而就偏
安如宋之不競可慨也已國家稽古建官內設五
府將於六御外設都司並于藩臬宜非文武並用
兼制中外者乎河南冀于[illegible]土逈古雒邑諸大國
之地所謂天下之樞也[illegible][illegible]以運九州其地不
重乎平原千里大河中流[illegible]名山以爲之阻進不
可攻退不可守而南逆流[illegible][illegible]獷悍盜驍掠貨騁
馬彎弧乘哉為患保障之寄閫司專之其任不重
乎所轄十三衛所什伍之蒐練屯戍之更番車騎
之鉤考器械之整齊城堞之繕修烽堠之儲峙皆
三司者責也其政不難舉乎是故非勇不振而驍
騖者或踢于跅弛非謀不成而膠固者或闒于幾
微非廉不威而矜持者或淪于軟靡非才不集而
猾鋭者或峻于侵削是以君子養其勇必正當其
謀又當勵其廉必矜充其才必宏四者具而後政
可舉任可壽也故有治人無治法試攷列名于石

無是于是乎故諸名實則淑慝辨訂是非彰然則碣石者非所以昭勸戒哉夫前者之後之于今如今之于昔者淑慝是非炳千古不磨毋使後人而復取舍于後人則跋語重矣

龍大川預備倉碑記

預備倉者尚侯作也侯湯陰令

自天順初越五六載歲連札登倉無斗粟于他邑故梁河南之為邑者百數皆以湯當注令者數千皆以湯為難琴堂常虛矣春宮歷尚都凡千餘里過名邑問某縣蹈縣得某人笑其獎化難為易蓋亦有之湯親拯其難自若也天順七年癸未侯下車荒一歲歉而嘆曰物有盛衰歲有豐凶理也可以無備乎有備無患于是謹出入節財有權立懸餘民漸日足拯撫以完繳名無得設多一萬四千餘斛又節斛而得粟

米以資日用匠作之費獲盜六畜盡給軍民及貧
者救馬皮總得錢鉅數十萬以為糴本糴視時之
貴賤不抑也糴出于官民不與也倉之掌擇二毛
以上之利不侵也歲小飢則視糴之價以糶價不
增之大飢則發所藏每斛取二分之息防其耗也
是時河南之地皆飢侯以義諭民納粟拜官者千
有三人立石者二人計得穀一萬六百斛凡遠方
與之徒來就食者千餘人侯命義民鄭賁主其計
日施粥以活之時民皆菜色湯獨晏然于是願連
登受者相賀曰昔者吾邑小飢則富家操穀價以
貸吾旅之命今歲大飢賴吾侯以全活而富家不
得操穀價以罷壟斷之利非可賀乎夫救荒之政
二三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常平之法
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義倉之法也今之平糴行
乎常平也取其少息用乎義倉也常平之法美則
美矣但日漸以耗故官帑虛而政壞義倉之法善

買善矣但斂散無約故民益窮而政廢今之平糴曾不費之惠仁也取其少息有無窮之用義也仁以絶怨所以節義倉之太過義則植本所以防常平之不足若乃有本無息則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政不可以縱非善謀也若乃有入無出則怨生而政廢不可以遠非善政也是倉兼而行之參乎仁義其慮遠矣則其所以廣先賢之道慮輔前人之未到寧不在于茲乎倉在城中縣治之南二十五經穀參二萬九千六百餘斛二毛則王俊王福贊其謀者主簿黄君暉之助其成者縣丞連君子實侯名璣字大用陝右同州人也成化五年四月吉日立石

商輅太昊陵碑記

太昊伏羲氏陵在陳州城蔡河之許我皇帝車駕幸汴過陳親為文致奠已而命有司春秋致祭著以為令相承尊崇益至然廟貌未立議者以為有司闕典正統丙辰知州毘陵張志道具以疏請詔許可

遂率吏民鳩工創建適年殿堂門廡以次落成像設巍然籩豆整飭衛以垣墉揭以名木其制畧備景泰丙子同知秦川李龘增建御碑亭鐘鼓樓又別建三清觀命羽士主之司其香火其制寖廣然陳地卑濕歲月滋久棟宇頽圮鐘鼓朽敗器物殘缺嗣而葺之實有賴於良有司焉成化乙酉臨潼令雲間戴斯以政績超異膺旌擢之典來知州事三載政通人和乃謀諸僚佐謂伏羲為三皇之首而陵廟居羣祠之先况朝廷之崇重若是前人之建立若是可使之日就於圮乎衆曰諾於是各捐俸為倡士之尚義者競以資來助斧斤版築以次興舉未幾百度維新廟貌改觀過者稱嘆瞻者起敬僉謂是役也人不見勞功倍前規守之設施過人遠矣州民趙旻等狀其實來求為記謹按伏羲都宛丘以木德王觀河圖而八卦畫造書契而文籍生制嫁娶之禮教佃漁之利九州由是而別區

域由是而定所謂功揆天地道合乾坤不言而化無為而成浩浩乎無德而名焉者也且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矧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聖人乎矧陳為太昊之墟陵寢之所在乎是以賢有司汲汲於廟貌之崇祀事之嚴以祇承朝命而罔報本始也或言戴君先在臨漳嘗毀蒼龍神廟矣而於此乃崇敬之若是何也蓋彼淫祀也非毀無以正人心此正祀也弗崇無以合人心要知事神治民其道無他在合乎義而已矣若戴君者其知所重哉嗟乎聖神之靈與造化相為始終則陵之傳與宇宙相為悠久後之為州者其尚留意於斯是為記

唐順之均田碑記

裕州于方城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北境內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此故險阻然西背武關東挾江淮北綰河雒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迎

來諸貴轇轕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土雜砂石不盡可以田以故俗罕土著苦竄寡畜藏輕剽欻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捐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均天下田繳至裕安侯瞿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繳復下止之侯曰人苟利利矣吾專焉可也並請于參政劉公副使傅公各是之于是經土畫野則耆舊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勾股則奠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其事因區致畝因畝準稅區為綱畝為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為母稅為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半石崗田二而當一崗石山田三而當一崗山坡五而當一山石陡坡十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館舍廛市之稅例有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

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畝凡一萬三千二百四十頃有奇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劃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于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師丹有限民名田議李翺有平賦書元微之有均田圖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强兼并率不以均田為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治寄于胥吏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皆賕得為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獘亂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擊事時俗人亦多訕訕者曰將毋擾我安侯不為動既訖事迺人人樂業矣民可以圖成難于更始顧不信哉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已

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疏不畫重均田也

何景明信陽州城碑記

僉事閻君

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成集于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沒擁堞彰嶽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東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卑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于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人功未就去又遇積雨牆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樓鼓司漏西樓鐘司啓又置涵小南門司晝夜四時豎城上令客下而走水卽霖雨不壞其役不亟而功百稽其用經而力節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闊廣十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倬指揮袁鐩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

諒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公大霖指
岡東游之紀諸石何景明曰古者諸侯
設守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論治者
於時平而論施併其長者亡之昔大盜
也史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同
也明騎垣埤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今弗
朝先則守此豈可為本弗治邪是役也
門君成之二君功德斷地皆益久遠矣
明其隸爾其平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
制隸以司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
凡豈
說

李夢陽省城五門碑記 河南省城者宋之內

城也自五代至宋而益飾神宗時則更
外令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
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焉
從於是計汴為京設衛十有六守焉是

故是城也緒之視他城堅甃皆甎也然又重甎而
城根甎先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
獨北門陷猶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
又調其十五衛夫遂空其四隅斥圉求圉又今百
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缺者不
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堞俛
仰者久之乃慨然而嘆曰詩有之曰匹小不補直
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
惟捍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
暨庶尹群吏議政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會同
協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下動患之來
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嚴今之舉閔費省而功
倍者乃僉同協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
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
兵燹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同天事天同地事
地覆時未若占人雖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

一不有患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之兩闕上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節金若千千更捐捐益之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難則歸之盜修城之徒試計日歸之業邑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故曰竊之謂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從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監察難呂公曰嗟刹數由人耳苟子之不欲難當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度不中矩推予答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迎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俞公暨三司憲臣咸以呂公薦又計費金帑十之六七官又自求[illegible]閒撤而門之樞扔鐵葉[illegible][illegible]於是[illegible][illegible]同而城之役若[illegible]之役也始於是月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費節力殺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指有薄大甚小[illegible]工[illegible]勤事執信而表驗其自來凡城之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灰膠

角顏采皆公市平取官靡告用民周知勞一門既一門繼五門既上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紓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剔蝕植頹築虛凸凹完豁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堅者屹屹深者欝欝直者痒痒横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楯鐵樞虹梁卧衝隍塹縈輸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高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充實旌棨甲冑周盧是嚴足以城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巡撫王公巡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顧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暫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扞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為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有

急至小門扃大門鑰乘障之士瞭陴之子手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黙禱於卜門穿一井乃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乃僉議伐石為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詒來且張城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都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為治也內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設險為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捍也障內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者本末內外交飭而具修可也

霍愍節公祠碑記

愍節祠者贈光祿寺少卿上蔡縣知縣霍侯祠也正德七年冬十月十有一日賊鈔上蔡攻其城陷知縣霍侯死之其妻劉亦死之事聞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為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營葬樹石表閭備矣曰以其長子汝愚世襲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銘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優而至如此嘉靖七年同知君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往縣省謁祠歲久頹圮謀撤而新之未能也乃代石立碑垂所不朽於後人初瑾竊柄天下詢詢靡寧於是大盜乘之蝟衆起亂烏合雲擾厲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霍侯固武庫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慎邏謹諜泣而揞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

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戮之狗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凡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脅諸心拳之入死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為之慴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插諸口觸之侯叫罵愈厲遂遇害頸斷而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或問上蔡之事李子曰道莫大於忠忠莫先於節節莫貴於義義莫外乎勇四者人臣之要經而君子之大行也上蔡蔗之矣夫以身殉國忠也之死不變節也舍生取義義也白刃可蹈勇也一死而四懿具者是上蔡之行也曰若是則中庸不可能者何也曰禮有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職守吏死封疆率死戰陳邑雖小有社稷焉宰雖卑受之職矣四境是沿封疆守焉起兵拒寇身固

求也故戰陳不死是謂弗勇封疆不死是謂弗義職守不死謂弗節社稷不死謂弗忠夫上蔡者一死而四美具者也禮有之矣何也中者正諸禮者也故天下有必死者以有必死之禮也孟子所謂制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是也自教之衰也民見死而不見義於是乎不忠不忠則二心矣二心則不節不節則無恥矣無恥則不勇於是靦面於平時而甘心於患難虎視敵威而鼠竄偷生者不少矣雖然亦久矣安賊之起漁陽也使非二顏張許者則天理不遂熄而人心不長死耶於乎上蔡無愧四公矣然夫婦偕也義激之然歟抑刑于寡妻者素耶侯名恩字天錫其先直隸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燕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祖璇父贊皆世其官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侯茂山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拜山陽知縣丁父憂起補安邑丁

是起補上蔡死年四十二劉宜人生成化壬
月二十二日死年三十生返劉劃山而葬爾
営其事立石隧道樹坊門閭武足報往勸來
始無矣而祠則春秋祀之媵銘曰懸節云嘗
人死義熊事斯嘗曾夫荀生臨難則避惟是
死而殉生照鳥秋霜皎爲日星生爲俊豪死
愛惟是念夫有配其面彼宜無死死猶吞厲
快罵閹者醉戰惟帚降衣均恨同若一念之
仁樂虐哉如獍毛哉如蠹蝕雖毛惟敵我自
處後則禹居下者羣岌岌侯爲夫之特悰
文異謦欬鋪單師會註谿城拉戰孰曰彼衆
如蛾執口詭踪視如狗最日頸可斷不斷者
義爲虹奇霄爲雷怒爲之飇憤爲之黔上帝
舉危毫倫夫死於君妻死於夫代匪之賢嬰
無天子爲悼踢贈蕃侵血食兹土有仙其宇
是以肯雨祀粉歲歲嚴嚴景光輝煌白馬犹

來朱許大轟户風泠泠若
色若笑纖妖戲屬我祗攸保

沈杰布政使司題名碑

記太祖高皇帝當定鼎中原之初襲元舊制置行
中書省未幾裁罷立十三布政司以控外服筦
財賦設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各一以分領其職
宣政教播德澤胥此焉賴自正統景泰以來地方
多故建議者復益以督糧撫民參政二員以相其
政銓曹奏請從之今上即皇帝位凡内外諸司制
度沿革率循舊典汰冗員罷不急至是裁革河南
當天下要衝實兩京藩輔之地每有員缺必遴選
以充乙丑春蔚山南公鑑以客部正郎出參省政
丁卯轉右轄明年戊辰轉左轄公才略而量宏守
堅而施博不為崖岸詭激之行雖處冗劇而應答
優裕政事集而民不擾已巳春予自山西左參擢
右使公謂予曰沿革之制古今頗異人才之與代
有其人不有以紀後將何稽惟古題名有記若司

馬君實之論忠詐曲直勸懲攸繫是不可不續也
爰指近世題名于石者曰若近時懷遠年公富三
原王公恕之爲左右使廣陵王公璥之爲左參異
時功業赫奕德望懋隆爲時名臣皆吾輩所當法
者茲豈小補哉於是磐石以續屬志爲記志謂京
師天下諸藩之表率也諸藩一方郡縣之表率也
凡登名茲石者爲思所以倡率於下貌必格致誠
正以修其身絜矩忠信以裕乎民則隱而施於一
方矣他日秉鈞軸當大任又將舉而予天下使其
身在中國則尊在四塞則畏在後世則仰炳炳琅
琅如景星如鳳凰如泰山喬嶽庶無負朝廷所托
之重無愧于前之諸公否則肉食無補豈祖宗設
官養民之意哉吾閩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但不必
崇惟其稱可不惕然思懍然畏哉予與公有同年
同寅之雅因其命敢不
僭書于石以告來者

王世貞二忠祠碑記 在唐至德

初而有祿山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内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挫北師于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剕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于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囁嚅喔嚼于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于所事且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郵錄以表忠魂勵臣節于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惟蓋令遜謂公其鄉人于詔得特祀而張公

益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于
大梁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闉故社學地
中搆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
一凡公帑之羨貲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遂所任
也既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分巡副使杜君輅
率守維蓋同守通守布仁維熙司理見賓令遂以
狀來請世貞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以為張
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强敵以障江淮公
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
其所摧堅折衝雖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
然張公之所為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
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死降逆矣而鐵公之節獨信
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
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
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
典而鐵公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

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于雞鳴山夫旌敵于抗刃接鏃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厲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于冊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覲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銘曰臣有大綱上有酬分下有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人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不驚敵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陻毀隗全天賔於帝所

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撃鼓坎坎萬舞侁侁驂虬翼鸞縿虹屈蜺雙甄儷輔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騩毋汙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齦含意未伸靈既格我肯首豈芬削厲為忻豐我徐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獨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何塘巡撫河南都御史題名碑記

嘉靖十九年都察院僉都御史餘姚魏公奉上命來撫河南政成民和百廢具舉因念前後巡撫諸公歲月滋久名姓將湮恐來者無所考列其姓名刻之貞石樹於公署之右具書徵予言為記竊以朝廷之政制之於上而行之於天下者其大綱惟在因地制宜以通其變而行之有司者率委之巡撫焉然一方之政經巡撫裁定者有司皆奉行不敢違而政事之臧否民生之休戚恒於是乎在巡撫之任重矣哉揚清激濁使有司不

[illegible]以為民生者常典矣不論可也至於宜布
[illegible]通變均平徭役撫輯流移詰察姦
[illegible]切於生民之休戚者斟酌可否立
[illegible]循而行之他時稽數政事之善者
[illegible]之建也此某巡撫之所定也一一
[illegible]碑記之立監戒存焉亦不為無所
[illegible]者

趙烈女祠碑記

烈女姓趙氏懷慶
[illegible]之河內縣人幼時
[illegible]學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
[illegible]於母張氏氏辛苦成立學為詩文往
[illegible]不幸錦死趙女方在室聞訃痛曰
[illegible]王氏即吾夫也夫死曷歸迺往哭盡
[illegible]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
[illegible]破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
[illegible]旨取給女紅當人見聞者皆嘆豔
[illegible]然也弘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男蘇夫之[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里上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上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表以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趙氏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發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教[illegible]當而
[illegible]之[illegible]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

孰無東奚孰無東奚胡不鑒思

湯陰縣城碑記 崔銑

正德六年春劉盜起陷城殺長吏雖民如草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鄭公如皋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夫什立甲甲什立長使弟稽勤墮以四鉦鳴則咸赴以度不鳴則禁趍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丈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基闊三丈自基以上殺之短牆一千二百四十堵壕闊深均二丈也南北月城二城樓六舖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弗克南去攻胙城陷民半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鐩劉三連破西平新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惟視城爲存亡堅者全敝者陷無者殲嗟乎民之患慘矣哉

顔魯公祠碑記 喬世寧

顔魯公守平原功大故祠祀平原當將義烈於蔡州也乃蔡人又祠祀焉而琅邪祠則又以文獻故

里也歸德舊無魯公祠歸德祠則建自監察御史
王公穉君子曰禮有以義起者也始王公視事歸
德也問郡中故實郡唐之宋州地有八關齋會報
德記石幢云記蓋顏魯公與書在故開元寺中
自會昌時詔毀而是記也以時禁嚴乃亦毀其半
以宣詔文而後刺史崔倬者復訪其摹本補刻焉
倬有善有不善故今有顏在之辯云監察公既闢
武歸過齋寺下觀焉而參政喬世寧僉事賈君樞
郭君維清郡指揮韓君璽從之見所謂石幢者柱
形八面猶如覆釜頗材製特異而魯公又詞翰並
佳斷亦可謂郭中三絕矣已乃讀其記則宋州刺
史徐向具屬吏父老為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建也
神功救李銑解宋州之圍此其恩德宋州者甚大
故合其寇沃也而宋州將吏為作八關齋會云公
乃又觀嘆曰八關者乃佛氏戒規也而設僧設齋
曾不足傳學士家何以稱焉彼獨重魯公書也嗟

乎魯公以風節高世乃後世徒以其有六書之遺意正所謂掇華棄實者也宜以廢寺為魯公祠以表風節且令郡中有以知魯公也乃遂檄郡守南君逢吉將事而命世寧為記焉世寧徘徊石幢下而愴然悲焉曰斯非睢陽故地耶往祿山之叛也堅城守義者惟平原與睢陽耳當其時北掐河朔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獨以平原睢陽故也今睢陽人論張許事無不憤惋泣下者彼獨不並念魯公耶故曰禮有以義起者乃世寧又覽魯公傳見田神功者蓋魯公始掐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澤魯公所遺也而郡祠獨闕然湮滅不報何哉又見其遺使靈武謁帝鳳翔又獨以忠謀經畧河北此固以身殉天下者也而布烈之難成仁取義千載耶即靈武鳳翔與河北諸郡皆可以忠貞報祀寧高馬統之功亞郭李節並張許所謂社稷臣者非獨歸德也顧歸德人獨愛護石幢舊覆以亭亭北

新作堂三楹以僧徒守之蓋捎存八關齋故事耳會將造佛像其中而監察公至即改設魯公主令春秋祀焉乃議典則視諸張許而題其堂曰顔魯公祠蓋郡無費金民不知勞而表忠顯義施於後世固激揚之風也今而後郡中知魯公矣公嘗為監察御史雪河隴寃獄已又使河東以風裁著而王公補以御史巡察其嘉尚若此此其中蓋有合也

李濂許忠節祠碑記

正德己卯之夏寧庶人宸濠肆逆維時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餘姚孫公燧江西按察司副使固始許公逵抗義不屈死之嘉靖初詔旌死事之臣燧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烈逵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再加禮部尚書賜謚忠節各廕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戸遣官祭葬並立祠於南昌又各祠於餘姚固始以示褒崇嗣後浙江守臣又立孫祠於杭城都會之地以風其鄉之人癸丑春三月巡撫河南

都御史蒲圻謝公存儒巡按御史東牟浦公之浩謂抗既有豫祠而許祠未建於汴二公死事實同表揚之典不宜有異乃咨諸藩臬二司暨督學僉事以為然於是檄開封知府王君撫民擇基於省城南闕亢爽之地創建忠節公祠鳩工庀材為堂四楹中肖公像左右廡楹亦如之前設重門繚以周垣而龕几瓶爐之類罔弗為之備且屬余紀其事於麗牲之石未幾二公以遷代去嗣後都御史衡水楊公宜莆田鄒公守愚相繼以巡撫至御史孝義霍公冀以巡按至復趣成之而祠乃完終其事者知府翁君時罷同知何君鏜也余惟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攸同風勸之典弗以域異是故南昌之祠公死節地也固始之祠公所生地也汴亦公之故鄉又公應試赴官往來地也抑體魄雖歸葬固始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斯地耶顧汴人有弗能盡知公死事之跡者余撫其

概而書之公諱達字汝登世為汝寧固始人幼負敏質風骨秀異為諸生治毛詩有名丁卯舉河南鄉試明年戊辰登進士第己巳授山東樂陵知縣有惠政及民辛未劇賊劉七齊彥名起畿甸轉掠而東攻焚郡邑殺長吏公有禦寇之功賊不敢近樂陵臺臣薦其才超拜山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武定州公出奇制勝屢挫賊鋒斬獲無算丁丑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當是時濠招納姚源華林諸賊縱知江上擄其貲以厚賂權幸將闚僭逆公言諸當事者曰寧藩饋遺貴近皆取給羣寇今莫若翦寇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其惡自戢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其策竟不能用再踰年濠益横臺諫交論其久蓄異志形迹已露不可不問其罪詔遣親重臣往諭且令之悛濠惶懼乃值六月十三日其生辰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咸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往謝

濠遽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曰請出旨以示
濠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不知其他濠怒
曰我不能殺汝耶公曰汝能殺我朝廷還能殺汝
特先後間耳濠令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
曰我疇昔之言正謂有今日耳遂並遇害於惠民
門外公時年三十六秋七月提督軍務都御史餘
姚王公守仁克復省城擒濠於鄱陽湖中而濠幸
之人識其蹤素服奠公如喪父母嗚呼向使公翦
遏之萌行剔濠之時用詘矣弗軼厥萌結納寢珠
內搆難通外謀斷毀其為江西生民之利何如也
而冢宰弗信謂之何哉憶昔乙亥之歲余觀政戶
部適公以僉事滿三載上計京師數會公於同鄉
燕餞之席則見公氣貌端雅簡重寡言論者皆子
公為大受之器其後果以精忠大節表樹於時蘇
然為國朝名臣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

衣次曰琥曰璜俱美
哉余既述其事而
於饗祀之日以侑
兮飛揚撫長劍兮
兮旗旄紛陳蕙肴
兮吹參差巫蹤舞
黝潛兮颯寒飈霰
思右迎神○神去
導玄螭雲軿舉兮
事兮渺瀁沱天無
極蹈白及兮靡益
以直神所至兮歡

靖江譽山縣城碑記

嘉靖戊申歲予使南陽道三載而修之成蓋尹姚覆城池而觀焉垣壘

埂壓桱賔穿凌汙敲浸濫蓬草蔓蔓乃仰而歎曰城若此猶弗葺可憂已遂集父老士大夫而言曰民賴城以保障無城無縣無縣無民夫令者仕保障之責也而不城是棄縣棄民其咎奚歸予將城厥城僉曰役衆費饒且上官多疑故前令避之罔敢舉姚君曰是爲私廢公爲己病民也豈可哉吾苟不竊上之人疑竊弗恤也吾苟竊上之人不疑竊恤也但於心無恤雖役衆費饒何害矧斯時中原烽燧日起雖名都巨鎮咸以崇墉爲亟況小邑耶城之猶體其皖爾敢避嫌而棄之耶于是白之省臺遂量工經費聚傭鳩材程期度侯搏勞節力乃興畚杵登登四闡庶民雲若歡踴而赴且靡蹙雍紓幸仍適中利不侵下役不奪農監蹤者頒叚賞者褒是役也始于嘉靖辛亥三月迄十月而告成謝子曰姚其克令哉復隍之戒易剛其文勤墉之稱書略其義故春秋凡城必書之雖美惡異迹

家政陵替要之雖時且久者為足勸也右勤惕哉
幾民困安經歲莫之逆也吾安能不為而昔之哉

齊之鶚按察司題名碑記

國初罷燕元制改諸路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并改提刑按察司以職而治按察所部即近代採訪廉訪之異名者王宋遼漕之皆非特刑馬而已也曾雖不主錢穀而將歸司之凡學校軍伍戎器屯田水利皆繫焉則政蓋罔不兼矣其在河南有按察使有副使僉事經歷有下三員自洪武至弘治間任者舊有題名記勒石儀門之左副使楊君達夫以其歲久銷剝且思治所之而更大遷去今按察使陳公即御至之明年乃復刻其名氏按察使凡二十有六人副使僉事各五十四人而其石實刻焉舊記次知作者而右布政陳公蜀之鶚誦其關之舊乃循今所為職蹟其經歷道里想望其風載啟容而興嘆曰斯雖耶則政見吾

人所當尚論者昔趙文子執晉政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於是歷數陽處父舅犯皆以為不足稱而獨仰德於隨武子焉古之君子耀當時信後世其難如此今茲諸公往矣石上之名將百世不可刊也皆嘗司刑與政與教正肅澄清於是地者其閒行業龎炳懸樹不可刊於百世若文子之信士會固不少矣然亦豈無表表如處父舅犯後人猶以為不足稱者乎況又有睹其名而其人或未如前聞者乎名之留實之覈也是故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者惡得而不懼且興哉陳公以為然遂書之

徐中行建黃徵君祠碑記

徵君諱憲字叔度汝南正陽人也余少時讀徵君傳嚮往久之守汝南下車訪先賢遺跡及祠宇多湮滅不舉喟然興嘆曰非有司過耶於是首葺郡治中漆雕氏及許何二公三祠次及屬邑當祠徵君而余適

以被謫去道經正陽正陽令周君指某里謂余曰此黃叔度所產處也余愈益想見其人而不及祀矣蓋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及余還山數月周君以書屬余曰黃徵君祠成矣往睹府君之愠然于徵君也蓋欲不日亟成之而猶懼宦跡靡恒或不迄于成也乃購得故叅政李君别宅遂修而祠焉為正堂三間門樓一座樓旁空舍七間增設兩廡各三間而空舍歲得貨錢即以供簿正奉祀矣惟府君為記以示永久焉余喜曰是不佞藉以補過于徵君者也又何敢辭余惟叔度没𦲷窮居闇汋蓬讙初未聞其有談天雕龍之辯驚世絶俗之行假儻奇偉之策也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心醉神解服膺誦義如荀季和二李之宗師也顧顧為弟子有足異者而誕節如叔鸞輒亦改容斂氣惘然自失何耶郭林宗天下人倫服其度似亦難矣而陳仲舉之不畏强禦朝士鮮與乃亦自謂未如又何

耶余嘗上觀七十子之徒智勇材辯之術甚具而顔回不違如愚至亡竒也然好學之稱行藏之擬仲尼惟回是與焉雖子貢以下人人亦自以為不及也葢其仁心為質而退然不伐其所醖藉者深遠矣名豈虚立士豈虚附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殆謂此矣余又嘗考論東漢諸賢鮮不以節義自厲而露才矜譽卒蹈危機惟叔度韜光引晦卒能龍蠖於塵埃之表而醇風玄致至令使人銷鄙吝而敦長厚范滂侯謂其及門孔氏其殆庶乎知言哉知言哉余嘉周君崇賢風士之意葢如此周君名紹稷字象賢雲南永昌人成都楊用脩之高弟其經術治行已知名當世不具列云乃為銘銘曰維嵩降靈篤生叔度岐嶷夙成珪璋天賦清明在躬玄解神悟曾是切磋動遵矩獲俾哉先覺久矣生知靡幽弗貫靡奥弗窺甫在髫髻僉曰我師稽古墳索異世同規翹翹車乘公府交辟或拒

或往行無轍跡其道猶龍其介如石遵養時晦被褐懐璧令問彌章羣賢畢至寂寂衡門方軌結駟待問如嚮靡不厭意譬彼飲河各滿其量澄之靡清淆之靡濁以我汪汪銷彼嶽嶽耆舊解頤賢豪折角如登春臺熙熙相樂吁嗟東京節義是力名高殃禍卒蹈荆棘於維徵君沈機先識鴻飛冥冥永謝畢弋周式商容王道聿興曹舍蓋公齊國以寧亦有魏侯祇事段生況也令德中和是經明明令尹高山仰止樹之表儀揚爾庶士是瞻是依自今伊始言勸貞珉用垂千祀

元紫芝先生祠碑記　趙南星

夫人生者治亂之始也天地者人生之始也太古者天地之始也混茫者太古之始也世長若太古之時則道存人長若未形之時則德貞試語其象無思慮無設儲不羨堯禹不悅仁義淵淵焉而至清墨墨焉而至明于于焉而至貞之人也之德也形為贅

主為智大堤為玩切邑巨紫色臭味轉綫田舍妻
御之奉乎哉彼尚不知其可遠然此又其衆也可
以觀精吾未見其人近代有紫芝先生焉先生貌
不飾儀進不期斷居不為家交不斥愚以仕為隱
以身為寄以山水為娛世之人焉其行不知其樂
謗也樂其夷不知其所含也故就羈之盜可解而
遊焉約而不拘詐帝者之宗欲以聲使自娛一位
睨尚葉之小臣挂之不怒乃振其德心此所謂入
大不熱入水不濡者非假令先生遭淳離之代作
師九五凝神吐飲必能豐百穀而養萬物即其輔
者既白介石之行亦足植表人倫章好滴俗遣時
道表因于下位亮甘肥遯使不知者以為病于廷
惜哉先生之墓在陸渾山下萬歷間李于田氏為
嵩縣令于墓前建祠祀先生屬記于趙子趙子曰
古有稱貞人者若先生者非予其猜不摇其神不
撓此玄玄之道而久視之術也乃有墓何吾聞黄

帝影軼龍迎夫來有墓蓋示民終霄解體云遊淵迺嵩山固仙者宅窈非其人不見于田天覺琨奇人采神異非塵埃中物昔蓋公見曹參言治道漢九州以寧于田之說虛室聚精神說陸渾山光生于時所目佳勝始有意乎殆有意乎余乃為致祀先生因以貽之其詞曰君胡為兮山中紛莘樹兮惡龍鸞起俱兮鼓瑟與王喬兮相從騎句始兮賀高嶠以流灌兮芋五芝評鸞鸞兮通誠君不行兮勞思風劉劉兮白雲舉振吾望兮繼以雨蕭蕭兮稚室待之山六釜之璧矜情固兮無九門之海道兮何彼之[illegible]兮蓁蓁芳草兮蔓生望夫君兮不[illegible]聊逍遙兮來疑

蔡毅中産麟碑記

兮上[illegible]之甚十有三年天地順四時當萬物服體而五穀昌股肱百司濟濟相視于時東西南北款塞貢職天子聖神光昭令德發號然疑而天下太和蓋比之隆古矣豫土當天地之

中汝光當豫上游帶淮潁汝而人民才賢甲于兩
河癸未牛君奉命來令兹土越三年政善時和庶
徵雜序有麟産于郊廟身蹄馬尾牛而標甲鱗森
信如昌黎所謂麟者是時林木震動雷雨交作火光
燭天觀者如堵事聞于邑令君下薄王驗巖之王
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子廟廷綸驗
諸卿大夫長老家遂告諸神而刳之囊以香草光
灼灼動麟甲間乃瘞其骨于邑北三里許畫圖以
傳欲以聞之當道令君曰無足異毋以聞也亡何
內臣有自河內還者以圖進中旨責部使諸臣無
以聞者令君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豊為瑞麟未
足為異也于是部使以令君疏聞會大宗伯如令
君疏元輔兩臺亦如宗伯疏上始曰俞知無足異
姑以不常見者欲一見之取其骸進諸皇太后綸
視宮闈而留藏之內府方命下時令君卜日擇麟
骸以黃纂盛以雲櫝令君齋宿送之部使御史大

夫亦齎宿送之宣武將軍壁一王而下百千萬人無不送之東門之外凡十日抵京師所過驛傳無不焚香送之吁麟之遇鬬不奇哉彼其產于牛生于民家以細事已耳而昌聞于天子御撫其甲而拭其首藏于內府為世靈異史且載之薄海內外之屬無不曰中國有聖人而麟生焉吁麟為國家增重也顧不大較然天之仁愛人君也不特日月薄蝕水旱飢蝗螽螟已也凡事屬異見而物無常有者皆有意哉今天子日與二三元老百辟卿士靡不和寅共戒雍熙之化麟生而今君曰無足異元老諸臣曰無足異天子亦曰無足異上下兢業勤修不貴異物如此詎非大順之實哉若以輿圖無外異類咸賓八方款塞而曰順之至也麟足兆矣則自三代而下鳳麟閒亦有之彼不與我事我亦不與彼事此今君聖天子元老諸臣所謂無足異者也雖然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則斯麟也寧非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徵哉令君屬不佞為之記而勒碑焉不按無能異其說而漫談也令君諱應元閩中涇陽人少神異令光有異政則麟產于郊此又一徵矣焉

之騏瀛海張公墾田德政碑記

嘗攷有周開國以農事為王業根本將富庶于是乎興禮義于是乎敦伍旅卒兩于是乎寓要首重之故茨梁京坻之歌遍起郊圻樂樂利利之風蒸民永賴洵哉百代良法所以遵守勿替者乎輓近棄田無戴星之駕田畯虛勸課之職即巡方督走使者歲飛檄郡邑嚴覈實政期臻裕國足民之效無奈親民者溺于積習率狃上人之求為故事妄于窮情又以履畝之務為煩劬第憑赫蹏申覆僅同道旁築舍公私兩困又何怪焉我泌侯張公具大學識為正經濟厥蒞泌也曾未及期百度聿新四民口碑嘖嘖有言語文字所未易

敷宣者獨其開墾荒田一事肩已厚民勞已逸民人有所深憚而不肯為者乃其所不避風雨拮据而力致成功者乎泌僻處山陬地多壅沙積石不堪播種即所餘平原曠野磽𤗈之夫于耜鮮資半為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汚萊而租税猶存者嗟嗟小民叩閽天遠代控無人重以三方交訌額外加征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公乃惻然動念曰民脂盡矣漏巵益極吾儒讀節用愛人之書肩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君且負吾學食租衣税自便身圖亦何顔居蒼赤之上耶况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菽者國無積貯民乏蓋藏則以有欲耕之民無佐耕之需耳特做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故事惟是減儀從却輿隷單騎遍歷林墟進父老子弟虛懷詢洛詳審地方利病指示保甲方畧㝠者剔刋者興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抛棄者

與夫實堪畚鍤而曾未及開墾者共勘確得地三百餘頃公曰地可耕矣若牛犋亡設耕耨無藉猶石田也輒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值買犁牛百隻各取里老甘結屬給開墾之民有田有牛則力耕不患無資矣一時編户懽聲雷動無不焚籲彼蒼顧公立晋三台者自是而逢年予則熙熙穰穰足追樂利之休風即非大有則計所收入亦足餬力耕者之口爲予耜舉趾之助焉况犁牛之利積十年可獲千犢生生不息貽難窮詰此豈非利民之實政富國之鴻圖乎總之公家視國子視民真儒實效其得於周人利本之意良深奚啻媲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爲傳舍良法美政經歷歲時未有不爲猾胥奸民之所侵漁者即具文申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覆庶幾一日百年無可磨滅公之爲慮深矣蔑以加矣蓋慈父之爲子孫計也爲之田園矣爲之堂構矣而且明券約正

界限以垂累葉不拔之策茲公之所以為沁民計不拔者又何殊慈父之惓惓于子弟者耶公之惠利洵不可無石以紀者謹因沁民之請為摭其實以道之若夫久道之化撫揭大業行且右與天壤久而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鳳之一羽云公河間之景州人諱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進士

袁應泰廣濟河申詳條款碑記

懷慶府河内縣為興水利定經制以垂永久事照得本縣前因地方歲苦亢旱幸遇院司道府嘉惠窮民興利明文不啻三令而五申之本縣仰體至意申蒙詳允開鑿廣濟渠一道業已竣事告成矣但規畫久而易湮人情習而滋玩欲圖永遠之利宜詳經制之方二載以來熟觀水勢深維弊源是用不揆愚昧條列事宜如左伏候詳允勒之於石永為遵守等因申蒙本府詳批據詳具見訏謨遠慮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

[illegible]右係政縈詳批該縣開河廣濟惠民無窮
[illegible]款悉如議行仍勒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
[illegible]設詳批該縣為地方圖永利悉心計畫無
之[illegible]矣自宜勒石遵守又蒙管河道右參政米詳
[illegible]二告成據議條件宜勒石以垂永久不許官
[illegible]已人等擅興異議致毀成功又蒙河南布政
[illegible]批詳批開渠引水其利已不可勝言而又事制
[illegible]分畫斷如是誠不朽之偉績也如議備勒
之心以使永行又蒙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曾詳
[illegible]六款鑿鑿有裨河務俱如議行仍勒石以
[illegible]又蒙巡按御史楊詳批分守河北道查報
[illegible]行本府覆查各款緣由申道覆查相同呈
[illegible]詳批覆議各款悉當准行繳蒙此批道劄
[illegible]本縣官吏照帖備奉劄付批詳內事理即
[illegible]事宜一一查照施行等因蒙此案查先該
[illegible]報開渠緣由蒙本府署印推官趙詳看得

廣濟一帶本官慨然以興利爲己任躬親相視經[illegible]
力開鑿取道石洞況所費出于本官節省公費及
[illegible]捐輸等項餘剩于庫藏毫無所支百姓樂輸
[illegible]之者無不過沿河引水之民感出意外[illegible]
[illegible]之載之錄並州縣求患民始猶不免怨嗟
[illegible]之欲好謀議以成謀利民實以利國即今[illegible]
[illegible]爲沃壤一勞永逸于百年輸之功亦偉矣哉
[illegible]以逆將管以守道爲事設處看得廣濟一[illegible]
[illegible]農桑發其地相視原强其有不能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洞爲開啟閘由我可免衛於之患可資灌溉
之[illegible]業經中州勤支谷數委官督理開鑿該縣仍
[illegible]開畫合工[illegible]原估之數
[illegible]本官捐出之[illegible]等銀兩于
[illegible]完無支費此[illegible]一[illegible]世永賴[illegible]
[illegible]斷而日前[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報河[illegible]撫[illegible]
[illegible]農經按御史表[illegible]批試[illegible]開百世之利茂[illegible]

河內可稱富矣候會議優叙其官功効勞人役冠
帶門扁如議給賞緞叚巡撫都御史曾詳批中州
水利最為喫緊祇緣有司秦越民瘼輒以弁髦棄
之可慨也知縣袁應泰志鋭先勞親身調度鑿山
開洞因洞為閘部署規畫一一中窾本院展閱圖
說益知良工心獨苦矣且不費帑藏不擾里甲千
頃矣兩工成可灌田五千頃餘即濟孟溫武均利
其利豈直河內百世賴之已哉仰道行令該縣查
勳官錄十二兩先行優奬仍候另叙其功勞各役
如議分別准給冠帶門扁以示獎勸餘照行繳叚
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詳批沁水清冽宜人夏秋
泛發又洶湧可畏知縣袁應泰鑿山開渠引水灌
田萬頃懷興百世之利可與鄭國比美准動河道
銀十兩折充花幣封送本官見本部院優獎之意
縣丞趙宗鼎唐時雍各獎勵銀三兩公直魏周南
等八名各賞銀一兩仍給冠帶榮身馬淳等十七

自今實能五錢仍給門扁示旌守巡兩道督率有
功者特紀錄蒙此依蒙詳遵行間今蒙前因合將
役田歲修事宜勒之于石以便永久遵守施行計
開一河河基以防侵占為照本河自太行山鑿洞
引水經濟源五縣河內溫縣武陟達於黃河延袤
一百五十里闊八丈餘除糧官地又價買濟源
民田開成水河一道以防泛溢衝決之患長一里
零七十步闊四尺亦係移割續縣除糧永為官地
如讀河岸民侵種兩岸湮淤舊制以溢決堤防治
罪本府覆議得廣濟河渠既除除糧官地難判其
主經歷人多延觀今日之成功防其異時之侵界
應合案允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等因到道本
道看得河渠既已開成河岸當防挖決若不嚴禁
恐日知小民侵種年深日久混為民地今欲勒石
明之其民丈小民不得侵占誠永遠之計也一定
界限以均利澤本河一渠共分二十四堰第一永

盖堰由官庄至休昌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常豐堰俱併入永盖堰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庄入豐稔河歸黄河一百二十里第七和豐堰由辛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由東許村金塚至小營入黄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尋西李家橋曲搆柿園土坯買村至黄閔可減水入黄河長一百三十里第十大有堰由南尋北董至沙崗長三十里沙崗有鄭府寄庄地七頃五十畝除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由武家作張家作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十二廣有堰由七里橋故事馬舖至古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十三永濟堰由護城祝冢彭城尚香鎮至蘇東宏福堰長七十里尚香西御棚水閘減水入沁河第十四廣阜堰由南屯沙崗至辛王長一十里第十五新興堰由里村冷家庄賈村至北正長一十八里第十

六廣隆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盈堰由分水石七里屯衛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長濟堰由佳村珍珠庄高照至耿家庄入澇河歸黄河長六十九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家庄至北張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尚香鎮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安福堰由蘇王南徐澗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堰由西泠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北泠至杜家庄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董宋趙庄至唐郭入黄河長四十里中間支渠之在各堰通滿原隰不妨隨便開導惟此二十四大堰較其遠近酌其盈縮民以稱均平矣此中如强有力者擅開一堰計日分水即減别堰之利若係上流尤宜嚴禁盖勢可擁之以自利而下地遂至涓滴不霑矣侵奪不均獘由于此本府覆議得河渠既開利澤自廣不有定數則豪强未免侵併據議較遠

近酌盈縮計日分水週而復始誠公利杜爭之長策也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有二十四堰若不立為定規則不免有不均之弊據酌其遠近度其多寡計日分水誠均平之法杜爭之謀也一泄餘水以免泛溢竊照本河水勢頗迅兼以秋雨驟集溝澮之水皆入於河不無齧堤之慮前於本河要害處所開減水河一道以泄之仍動本縣節剩公費銀建立石閘一座但水勢疾於建瓴兩岸易於衝塌宜用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立修理本河公田租穀每年一百二十石動支一年以供其費庶石堤完固蓄泄備而水利益永矣本府覆議得泄水河渠建立石閘為計周矣惟是伏秋水湧岸堤易塌既有本河公田租穀相應勘明量支修築如無衝決不得動支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水泛漲堤岸不可不周今議泄水去處捐公費以建石閘動公租砌石幫費一年之穀為久遠之圖

誠深謀遠慮者也一設閘夫以便防守竊照本河洞口及減水河口與分水去處俱有設立石閘以時啟閉惟閘夫是賴相應于石閘設二名減水河分水閘各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查有本縣冗役吹手可裁二名青夫暨鋪陳庫夫可各裁一名改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用人兩為便宜本府覆議得石洞減水各洞口石閘勢必得人看守以司啟閉既經該縣查有吹手青夫鋪陳庫夫可裁即以前項工食給與閘夫相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設有閘開閉必需用人設立閘夫殊為允當應照所議一分水次以禁攙越竊照大旱之時民以水利為命乃強梁者肆為兼併而小民涓滴無望焉于是相率而告高阜或疾視吞聲莫敢誰何相應編定水分自下而上挨次引灌除大月侵河水一日各堰不得呈討引灌外每月以二十九日為率每日百刻共計二千

七百刻共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名分全河水六刻二分七釐七毫自第二十四堰而上至第八堰共夫四百六十名半分全河水二十五日六時每月兩輪每輪一十二日九時上輪自初一日子時起至十三日申時止下輪自十五日午時起至二十八日寅時止以十分計之萬盈等十一堰四分二釐廣有等二堰二分八釐太平等四堰三分為一號自第七堰而上至第一堰共夫五十五名半分全河水三日六時每月兩輪每輪一日九時上輪自十三日酉時起至十五日巳時止下輪自二十八日卯時起至二十九日亥時止以十分計之天當等三堰四分四釐永益等三堰五分六釐爲一號各堰通融照夫輪灌仍令二十四堰各建一閘一閘之中計寸步鑿洞一孔洞引水入于渠灌田照各閘鎖鑰管司之凡遇用水之時發鑰開閘及訖閘仍收殺水搶越之弊不禁而自無矣如仍前

特派提挈計畝罰穀供入廣濟倉同公田穀備修河之用未所預議得利之術在人必爭焉强凌弱衆暴寡勢必然也相渦分水聽管司論撥次灌田用杜設趕逞當罰穀如例良工心獨苦于斯見矣利與害從等周到道本通看得瀾河原報衆工用水之端攢濟分爲均平今議編定水分每一堰建一閘每日分晌一洞不許特强提越如有徇情違禁許不得水之人赴縣稟官從公察看違坐罰穀修河納均利之民法也一栽樹木以固堤岸竊照各邑河堤多植柳樹以其根株盤結可以固堤而障水也相應於春初之時著令各鄉本河居民編栽柳樹數年之後即可成林不惟堤岸堅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本縣覆議得沿河樹柳根可固堤材不可勝用一舉而兩利焉惟栽植必於春首稽覆尤在河官加有根株盤結其捍水障堤之功不細矣等周到道本通看得沿河植柳誠爲固堤良法

辦道水而易長堤因柳而益堅三五年後固可成林累能着實舉行不誰有益于堤而材木不可勝用亦且有利于新民也

廣濟河渠水利碑記

廣濟洞渠石閘一座兩空每空淺水高四尺濶五尺六寸閘北面寬三丈二尺高三丈望水門二座東西角二座上欄杆十空閘板豎柴滑車俱全閘夫看守石洞長二十一丈底濶二丈二尺高一丈石洞二十三丈底濶一丈二尺落七丈九尺山神廟迤南土接入廣濟河身買濟源縣官庄里民聶汝罷地五畝價銀五兩併兩岸壓占山坡地一十五畝俱該縣徐穩永不起科共地二十畝地名郭登閘修建豐稔河架橋一座際河四空每空中高五尺一寸濶四尺三寸兩邊各高七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許村閘減水河一道長一里零九十丈濶四尺用價買濟源縣許村民段志禮等地一十七畝二分三釐九毫共用價錢二

十九千五十七丈移閘該縣除糧大河水閘一座
涵空減水閘一空北官路橋一座利仁河紮橋一
座閘夫工食用洗良貴地一十八畝價銀一十八
兩閘夫耕種看守本閘納糧租課准作工食大豐
埠減水欄水閘一座兩空每空濶四尺四寸分水
湧一空下高二尺濶一尺八寸上濶四尺六寸減
水置買本縣利上四閘九甲吳宗孝等中下地二
十畝價銀八兩閘夫承種耕種看守本閘永遠遵
守太平堰夫十五名各處疏挑河工充調經年補
修看守大河張村至分水石堤岸併千倉渠橋以
防不虞西七里屯分水石處南河萬丑等十一堰
濶七尺三寸北河永濟等四堰口寬五尺七寸底
寬各長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西官路大磚石
橋一座兩空南七里大磚石橋一座俱本縣俸贖
官銀修建初鑿太行山穿洞并修建大石閘紮橋
又減水河閘橋分水石等處委官公直甄簡南王

尚智蕭守祖侯應時趙暘趙九所張思聰張思周
黄廷壽李應光閻時化成齊李太運李應守段國
王孝邦寧郝有義盖汝能馬九叙張守志具蒙本
縣知縣袁申請撫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及本府
併河廳詳允准給冠帶扁牌獎賞外隨又蒙申請
管理河道右參政朱批據本縣申陳情乞恩以勵
勤苦事本縣看得廣濟洞之開也幸賴本道主持
于上加意勸相原委官公直王尚智等感激戮力
渠狠從事有三年山上不告竣搭不旋踵者有面
目黧黑指墮膚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者有家
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及顧者有捐資以犒匠
作争先成功者三年如一日衆人如一心然後鑿
透石山開洞建閘引水灌田波及五邑利被萬家
業蒙院道嘉其成功准給冠帶仍獎賞有差矣夫
有永賴之功者宜食永賴之報各役所有利地委
應各免夫役一名子孫同衆永遠用水如本身地

名不足夫一名者免盡本身不得冒免他人各給
帖文永遠遵守庶激勸有道而人心益勵等因具
申照詳蒙批如議蒙此擬合給帖帖仰本役照帖
事理如遇本河起夫興工之日即照後開地畝數
免其本身利夫一名子孫同衆用水永遠如本身
利地短少不足夫一名者止免盡本身不許冒免
他人永遠遵守第一永益堰第二永利堰第三常
豐堰俱順入第一堰共夫三十一名半老人蓋汝
能第四廣豐堰順入豐稔河第五永福堰順入利
仁河第六天福堰夫二名第七廣福堰夫十四名
老人李士楚第九大豐堰減水夫十二名半又新
興堰夫十八名順入一堰共夫八十名半老人盧
三顧第十大有堰夫四十六名老人王行外鄭府
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夫十五名老人湯文
清第十二廣有堰夫十一名半外公田二名老人
周天琴第十三永濟上中下三堰夫一百二名老

人朱冠張炯王九星第十四廣岸堰夫八名老人辛光賢第十五新興堰夫十九名半順入大豐堰夫十八名止存夫一名半老人李進禄第十六廣隆堰夫四名半第十七萬盈堰夫四十三名老人王應舉第十八常濟堰夫十五名半老人劉夏正第十九興隆堰夫九名半老人嚴光明第二十興福堰夫十四名老人劉壽增第二十一宏福堰夫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谷完第二十二萬億堰夫八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大濟堰夫十名第二十四永通堰夫七名老人李尚悟廣濟洞自洞至河内縣地方至分水石河長八千二百步大豐堰減水河河内縣長四十五里温縣七十五里投入黄河永濟堰北河投入宏福堰長一萬五千四十步尚香西減水河長五百四十步投入沁河廣有堰投入沁河長六千一百五十步萬盈等堰南河河内縣長一千一十七步温縣河長一千二百步武

陵縣河長一萬二千八十步投入黃河河内縣須濟源縣界判上三圖八甲歲字一號中心匾頭扶虎内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判上四圖五甲閏字一號中心楊希泉西北角撅頭史應祿内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寛平五圖八甲日字一號中心杜臣内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寛平五圖八甲東北角撅頭楊宗禮内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崇上六圖十甲温金字五廻四號中心司道内除廣濟河身濶五步四尺四寸崇上六圖十甲東南角撅頭李住内除廣濟河身濶八步崇上六圖二甲西南角撅頭梁田内除廣濟河身濶八步崇上二圖十甲西北角撅頭王魁内除廣濟河身濶八步温水字四廻六號刷通中心馬守安東北角撅頭魏崇湯内除廣濟河身濶六步崇下五圖三甲温水字一廻六號中心崔救東北角撅頭魏來李思聰内除廣濟河七里南堰河身濶四步温縣太平鄉四圖八甲天

字一號十四區中心趙來朝内除廣濟河身濶六步武陟縣天字十五號第十二區外剅還九區區頭泰漢西北角撅頭張朋内除河身地二十二畝五釐四毫

孫丕揚閿鄉縣城碑記

今閿鄉非城稱要害者非為函崤潼關地哉顧洪河汪洋時洶洶肩背閿城屢復隍司築鑿者因剏隄為護城計亦萬全矣狂瀾歲嚙水一至城隄兩決嚴築莫息也閭閻人甚患苦之鄭大夫日從大河之濱俯眺湖之野喟然而嘆大夫之數蓋數城也父老曰君子何嘆大夫曰與若釀金畝畝趨城隄工宜若址石甃之為障蔽便父老曰患不勝其財者也大夫曰吾與損下以勞民力吾寧損上以寬民財父老曰患不速其工也大夫於是度城隄度傭度錢經營於城右之西土而窯三使二邸守非不是大夫議時萬曆戊子秋季乃石城基乃石隄基高數仞延袤各百步而遂以當湖湃

之物人危懼于城上雖以磚甃以鋪肖神像以廟貌一切禦災捍患非不殫竭心力己丑冬完諸父老德大夫閻記于予予閻曰維閻城係潼津咽喉維潼關守𨵦阨塞閻城不固斷潼之左輔孫閻堤不石斯城之右臂頗敗城隄兩工者非利害一閻之也大夫嘅閻治𦔮石閻城隄防閻人樹係壁之敵以永有利于閻閻人比循良上績也上方西顧關隘堅北隄以保障閻城固北城以金湯潼津大夫之功獨閻也乎哉若夫民不告勞財不加賦則自有閻人口碑載矣大夫名民悅秀山人京闈進士

其以皆當事諸與

勞者著載碑陰中

共濟莊碑記　張應化

共濟莊者西蜀當公所創爲給滁地也公藩臬汝南先後巖三載所發殺戮諸兵戎懲艾豪絕採九簡進修良平達罷彰度自𡱁遠史民民懷汝淮千里德惠孔昭兩河南北騈其群而吟之乃公仁民心無窮也自午

未以來淫潦為沴困麗空矣重以辛丑河決汴亳之間雉堞幾沒蒼赤其魚環汝列城積雨為匯柏舉平衍無重山深谷蓄洩甚艱被菑稱最云公減騶從冒霜露躬而履菑地條上救荒善策蠲租鋪議拾撫復業民獲更生矣公曰未也國稅未可數蠲翳桑未可長餔吾蕺得本利焉天子嘉惠元元先慫獨每郡若邑計日授糧計口授室法未始不甚善也顧賦粟有定額而嗷嗷待餔者不可以數限欲民之不轉徙而捐瘠難已于是捐俸資俸不足而益以贖鍰蓋汝屬十有四每屬五十金各付長吏市善地葺廬舍歲收租入以佐令甲所不及知西平縣事張應化仰奉德意惟謹復益以下吏俸薪於邑南四里許耿家墩得地二百一十四畝有奇又捐折而東於三里灣得地八十五畝有奇吏蔡室三十楹一以居貧者一以貯租入與守擇人出納有籍從此柏舉歲有豐凶而濟無豐凶直

與吉慮鮮媿若漢之存問長老唐賜高年酒麪各羣羲眉給資且拜下風不第吾屬下吏欽承恐後勤後之吏茲土者尚此懿舉必慨然歎想然思澀磨墮而弍鼎之田廬日益以增全活日益以衆六之德澤又可以涯涘予哉不寧惟是公不久登顯徑動以福汝南者福天下蒙密蒸黎咸受公衣被熙於之賜公之功社稷功生靈者抑又偉矣應化裁不辭拙劣而敬為之記公諱煒四川南充人壬戌進士

蘄於中新河碑記

臨潁之水曰潁曰楮皆淏也三源奇發湮不可跡而漢實出大隗東南經長葛入許又東入臨潁之北則艾鐵石梁二河且騂且疏戈城石渠溢恣走斷之潤地而潁北為河伯都矣全伏大流方阜之嵋說見而奪于習狄百室闢只半嶽萬如又沮洳所蓄輝雖錢鑄磚而瘠溝窳而逋賦久假而增他戶口況幾者覩皆不可以恒繋淏何知然絜以大浸

之猶不當一洫是不煩庚長童律而歷政泄沓魚
隸治膝釋負掉臂鮮以浮于天時覓其恬不搁嗟
亦骨力新之以重賴頌高密張侯履封之始有懶
其中會悉初政無動為大造百為克開而徐奠厥
麗馬士民後志乃問諸渠不循軌而橫嚙之錄輕
騎治閱往復數四百里之程宵征曉歸爰集耆衆
盱衡告語渠莫予毒也已夫禹乘四載而急二距
何賴于渠上承下距猶他水也注驟泄緩截瀦其
中襃而沛漫則湖不足以容其丞事畚鍤闢河還
于稼若官于是上接許源下距郾境深七尺廣四
丈二尺長四十里有奇昔所稱斷入湖者不鍾而
徑矣蓋鍾不足茹必吐徑惟主遲故通也是役也
侯蠲祿金數十緡廩穀百餘石工以地率餘以工
率尺寸錙銖無爽厥度至于來輸助雖呼有徒十
日遂告竣事河流湯湯而郾而泗而淮以覲百谷
王浩漾哉賴函德降幹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

題虞鴻豁青陽更劇僕乃活數千指饒捷得一河
習力敏銳如從枕席過郎神君聖令昌不千古賴
者義滕復性等以余向視學齊魯知僕最深歷尉
乞為石言用斯來者余惟昔西門豹鑿鄴十二渠
曰百歲後父老子弟思我後漢長吏以橋絕馳道
欲合二渠一橋父老爭賢君法式不可改也賴百
歲後河安往而不有僕則來者誰得參以意不奉
為程且令程在興革鈞衆之興多不問害則興復
貴革了責之革多不中規則革不綜興故知利害
相倚興革相戍庶幾財與力兩寬名與實全舉斯
塞心裕猷撫近所以舉遠而非獵虛造大之可幾
也語云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夫僕亦始試牛刀之鍔于河耳者義復繼悉僕政
如狻襪章縫市里墟井無耄孺不闕胥無細大不
研慮諦以精詳行以博大賴食其福而歌舞之豈
第飲河余為避席不佞既借九里之潤已然君子

遇大水必觀則尼父謂水似德界下循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谿不懼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盛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發源必東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之數德者非侯出身加民而誰水似之矣左右逢源濬導如志固其所也者義博顯公言乃曙侯衷侯名福臻萬歷癸丑進士將以循吏高等入交戟之班也官師吏老與河縉者識之碑陰

表官渡橋碑記　張民

爰夫淹水弓聲集魚鱗爲雁齒清流壘勢創石黿以木亟況乎天上牽牛夜向雕陵間賛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書填靈鵲之參差誰能托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容車波滙通川浮輕舟于颶飈浪飛渤海借砥柱于黿鼉漭而綺闇連雲豈取材于一木錦袍燦日寧結組于寸絲窮一力于不貲空嗟莫辯聚十方于無量厲有成勞茲者橋梁即古官渡水也望極浦兮

雁鶩飛嗟積砂分孤兔走元甲巳隨寒日盡草野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漢漢悽慘騰平丘之獵騎沉滲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橫流行旅戒飄颻之患回舟演浪居人興沈没之悲鬃將鞭石于秦皇走蟒响而驅汗漫豈徒為揖于殷相奕吹澇以偃高濤雖無隕家之石藉神休于星宿亦有來周之慶啟靈號于子趙敝邑明府北海傅公擴仁庇于納溝欲左提而右挈軫生靈而拯溺肆毅木與低枝德邇淳源動帝天於浣衣之石名通廣路化王豫以祇樹之林是以毛寧官埽田寧官首鳳等行不捨之檀元津鼓枻姜居士有氾蔡居士大訓等唱亡機之旨緣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既惜逝川猶思彼岸不向毘邪自默惟期擅越羣施是以高詡四流宏披八正三千世界曾未足以當微塵二分珠瓔尚堪持以奉寶塔皆能不貪不吝是造是經儼蘢足之承山像鵬毛之捋海芳名永振

大德不刋工始于崇禎元年正月甲子訖于明年
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渠梁跨有
雒津赤闌朱雀造晉趙秦維茲清水厥流汦汦北
渡奥區厲揭病民蹶趨為勞懼其胥淪我侯戾止
衣石鼎新凡我耆秀衆鄉搢紳秉侯之德以莫不
新于來日成功與時臻口碑不傾聽之伊人數演
無窮永勒貞珉是歲
秋八月戊辰立石

皇清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沁水出上黨謁戾山迤邐逕野王之枋口川嚴蕩折波勢翁訇古人導以溉
田不知昉于何代自魏司馬孚表興河內水利蓋
土人資以為歲久矣繼此陵谷移易又不知堙塞
何時明萬歷庚子閻河內令鳳翔大司馬袁公應
泰創鑿廣濟洞渠而濟侯史公記之于水下數武
求鑿永利渠蓋與廣濟同其灌溉云然廣濟下

亙百五十里許派之支分以二十餘計霑濡所暨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不過二十里迄于濟境而止何其功倍而被狹歟且其支流所注為渠僅二一渠東南達沂至官莊入洪一渠南經逯村東桃入洪逕官莊者天啟辛酉濶河内大衛孟縣曲桃村上民援以為餘濟一渠涓涓幾何而上游又復多所截閉澤不及遠

戊五月錫偕胡摳司李楊君詢如步至桃園岩見水自逆相來者奔放奔決建瓴入洪濺雪吼雷淵濤鼓迸以為此何非斷民之命而委膏腴于趣設截乃相與相度形勢曰可折而北合之餘濟以補不足雖是異日當援越且號則濟之人以為滿渴與余指水天心曰以餘千王有如此水來乃畛於有樹已是蟠踞之鄉也生跟臺改公侍御周公歲曰可而淋候昌公孟侯偕公同蒞厥事傅侯且即設牒上官報可為神贊與于兩歲六月之六

日斷手于丁亥某月之某日而餘濟尺涛幾乎永利全浸矣先是患南雍村迤南陸汙下水勢不能軼而北詢之父老僉謂架橋渡水可利攸往余乃捐二百金建木梁以漕水並用價購民地若干畝為渠基由是遷南雍東流官莊北環楊中丞祖塋前為帶形滙之餘濟舊渠深廣倍之首大衡次小衡王亮葛萬為河内地其在孟境者則曲村宏道羅庄尭村吳家寨趙莊樂師盖沐浴膏液者畽以十餘里則四十焉是舉也利在奕世廣其患以及隣者濟之鄉先喆與諸子矜義民也主其事者晉侯傅侯而相度鼓舞以利濟我二邑者司李楊公之德為最宜壽貞珉以誌不忘晉侯諱泳宗山西洪洞人傅侯諱爾栻遼東蓋州人銀臺諱國璋萬歷癸丑進士侍御諱繼新萬歷己未進士司李諱挺生蒲如其字子矜義民則商生昌祚李生等也

重修廣濟河渠碑記

沁水

自晉境折入濟源之枋口昔人引以溉田其來舊矣顧渠口初未審形勢之便易湮淤逆通塞不常時有興廢明萬歷庚子間大司馬鳳翔袁公應泰令河内相度水勢鑿石山為洞置閘司啟閉引水出洞口滔滔汩汩東南流歷濟河温武四縣界又數分支流以資通溉名曰廣濟洞渠其役夫甚衆其處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永濟乃甚溥其下又有利稔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沃壤幾盡境内土人即洞上鑿石為祠肖袁公像歲時伏臘走奔香火不衰至美之曰功不在禹下云越數十載渠漸淤塞水之滔滔汩汩者僅存涓涓細流而澤不下究邇亢暘民動挾觸相爭日囂囂於庭而究無救於末豫之撝邑侯孫公目擊心傷曰沁水東注未少殺於昔也洞渠自在大司馬之蹟其可忽諸忍不以請坐視竭澤以為吾民憂刻期集衆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曰或豪

强之多梗也或因緣之為奸也或孱弱之偏困也有一于此勞怨生焉功難舉就侯曰否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强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察之其愚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怨其奚辭工既肇庶民子來踴躍趨事無怠者强者奔命弱者心服猾者無所施其巧朴者無所受其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稔豐稔諸渠咸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水之涓涓細流者復滔滔汨汨如故浸溉之利大饒而邑用不爭邑紳王君玉汝來徵記余嘗稽三代井田之制方井之地廣四尺為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為洫百里之同廣二尋為澮故不言水利而田無不受溉者自秦開阡陌以後古制蕩然而歲事功成資於疏渠灌田之利為多覃懷水利其所由來者遠酈道元注水經引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農郎將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溉田滋廣

唐貞元二年隴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餘里史又稱温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内温武陟四縣田為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字從木當時以木為渠口司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堙淤至袁公鑿為洞功乃益大利乃益溥耳天下事往往振迅於創始而後乃因循淩替故繼起之功貴焉夫枋口昉於秦治至于魏非司馬氏易以石則故渠不可問矣自魏迄唐渠將焉往而李隴西復以七十餘里著功由貞元二年至太和五年纔四十餘年間而温尚書又以開河顯唐史何歟豈非時通時塞疏導之功不在始作者下哉今鑿山開洞前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公之澤漸至湮沒故兹役也公於河内永利濟實有大功於袁公溯而上之雖司馬獻王李隴西温尚書至今存可也

工甫竣侯適奉

欽名徵試補天官郎邑人肖像祀公當不減袁公而不在禹下之頌又將退美前人哉工始於順治十五年十月初二日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三萬人侯名灝字湛一己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孟人薛所蘊受壓河內為根實被公澤因為記而繫以詞曰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厝折蕩激歷險成川流徑野王噴射巉巖古人胥宇鑿渠通田枋口自秦遺跡蜿蜒木門易朽時有遊湮司馬爰興壘石為堅有唐纘緒溫李輝聯夫何歲久故址空傳有美袁公洞天肇闢峭壁嶄巖巨靈力擘鯨吸雷動魚龍以宅翁薦蔓延爰及阡陌日居月諸漸憂竭澤孫侯繼之疏瀹是迫滔滔者流青青者麥我侯底止其心孔懌貞珉載紀厥功於赫昀昀原隰纘禹之迹

鎖水閣記

孟於古為河陽地津渡黃流控扼京洛最為要區唐初立州焉置使建牙雅稱形勝歷代相望人文蔚起輝映往牒自金

大定中剥眉河悲徙治今城明易州而邑稍衰落已據形家言紫金右峙虎煞居勝左隅青龍遜弱處弱且大河東逝漠水遥奔闗鍵無力地氣不聚見之人才亶其然乎崇禎庚午後吏部郎滇南鹿胎李公希揆以壬戌進士來為邑令澹静慈惠民號李佛政簡刑清出胥周原謂東南五里之地宜閣於是揆日鳩工士民子來傑搆嵬起高逼霄漢翼如嚴如南帶濁河東襟漠水勢若環鎖龍矯共首虎飛厥喙登城遐眺望之儼然侯乃置酒落成顧而樂之曰是後邑人士必多崛起彪炳豹變鴻漸鵬摶翹首可竢且計日當有入翰林者若繼此續建連亘城隅蔵不可言幸記斯語留為左券甫踰三載余乃備員館選自是科甲接踵文明大啟人皆謂李侯于青烏子之書探討精微言猶在耳信而可徵惜冦難輒興兵火連綿是閣也僅如魯靈光巋然獨峙爾先是工初告竣余方宦遊他所

貞珉勒紀雖列余名而文實代為操觚順治戊戌解組侍養編閲舊志乃見斯文建閣之義叙述未明友人相勸改作余思興育人才在師儒教化與斯人自為發奮文章德業勉而企及豈徒乞靈地形而宅鎬考卜八百肇興姬公營洛亦於陰陽所交風雨所會殷殷留意斯理具存未可厚默後之為師儒者覩斯閣也謂邑實生才益昌明教化以勤訓迪而士生斯地曰吾土非故不靈者爭相切劘以文奮于德業文章之途將聖賢豪傑道德功名起軼前代貽茲來許益徵李侯之言信而斯閣之建所關不甚宏遠哉閣高五丈有之昌帝君像於其上維邑之望云

劉之驥重修

察院三司碑記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吴越之遐闊甸之鄉達官之以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此焉而又中州諸上官來迎於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勝國自京

師以達於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會河以米
之陸道兩紆而東達且數百里也米之公署所迅
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迎于境土者耳
初尉撫之開府閣延謁而山左陸道水道有衆驚
之發于是江南民趨則疏之以
出者又者盡由于越兵馬之盤迫供役之煩興百
倍于昔則而宋當流寇焚掠之後田畝荒蕪人民
逃亡僅自南徐流亡耕楚亦備三司頹垣敗瓦
問給爲以戰江南民趨則疏之以
土者又者之中州諸上官之來迎于境土者患擇
民居以爲之栽坎搖而不容或漁徵而無制官民
滿是上擬下之物爲難治下年春冬以謂方來今
于越劃然置之和疏劃建置陛足三司然留流亂
焚毀之後田畝荒蕪之民逃竄而又兵馬盤踞供
給糊輿計工是材料安出乎不得已而暫擇民居
時之而且授勤督劇勵流徙而敢陵越二年而南

察院大堂五楹成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周以垣牆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堂三楹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之東西各有廚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邑宰之候謁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此中一司也而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也以之修于全勝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牣呼吸可以猝辦以之修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戛戛乎其難之故草數年之心力所搆僅僅如此勒于石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之難也非以志余勤也

侯方域新遷顏魯公碑記 宋郡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

記也結搆精妙創勒堅緻愛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遠鮮有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闡六藝之

塋與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長塋蹟多湮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護金壙之日益大寶于茲挺矣獨斷碑者雲蒸霞蔚筆既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神與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雖閭有殘闕而帙殺可尋海內自搢紳先生山林耽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欷歔稱歎瞻之惟恐不得也而況童走卒武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跪拜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斷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來往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彝常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既于盧杞再陷于李希烈當時曾不以為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許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必為一時所慕不為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觀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

拳石之孤騫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為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為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翩遷之請余為記歲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即魯公報德記也

重修顏魯公碑亭碑記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其獄獄焉若人之立其際殭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為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甍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蕩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為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為之記域請于公曰公之為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于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

與其國封邱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何愛此蝌斗鳥蹟之遺哉抑公今者

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為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閒古人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為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鄉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鰍鱔之羣舞也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

變故深矣乃退而為之記

艾元徵國相寺碑記

汴城之東南三里許巍然獨峙者繁塔也塔有國相天清白雲三寺相鼎足其間興廢盛衰不知凡幾每經修葺輒示靈異非僅精藍佳境誠一郡風氣之所關也慨自黃流肆虐之後中原陵谷一時變遷攬轡而至者惟見黃沙迷目白草創懷昔之烟火人家如星之在晨歷歷可數巖城雉堞悉委下泉間有存者高不踰肩惟有繁氏一塔屹然而立與艮嶽一峯遙相拱揖耳疇昔所稱梁園勝槩者皆付之淼淼而國相三寺已蕩然不可問矣會大中丞張公偕方伯徐公銳意興復自衙宇城池芹宮祠廟與求賢講武之地或創或仍審宜度勢躬親區畫晨昏省試上不費公下不勞民未再期而諸工告成復與同舟諸公見繁塔之屹立尋其故址乃知吹臺之蹟未泯而國相之基尚存也夫司馬之秘思雖邈七賢之遺響

堪追斷碣殘碑未盡滅沒方伯諸公因言於大中丞之前曰夫制禮作樂所以移風而易俗也不可與三藐五印而並講之耶由是中丞公首為之倡而諸公合力以助遂崇其三殿纆以黃金前禮釋迦中開接引後建毘盧合三寺而一之統額之為國相禪寺四大諸天煥其山門伽藍大士新其兩廡中翼一亭以牽馱尊者永鎮此地而七級揷漢一線摩雲向之突兀難攀者今則盤石超距矣朔望之夕千燈一炬光照十方若法藏香積鐘皷梵唄之屬各有位置因置地畝用資焚修輪奐聿新龍華重麗遠近士民咸以香花隨喜俯仰咨嗟僉謂桑田滄海之餘不意復見昇平文物之盛如今日者也因憶漢以前未有佛法自白馬東度教始行於中土羣弟子以聖尊孔子孔子勿居曰西方有大聖人其佛之謂乎以其道大無外以空為體以慈為用苟用以慈則在上在下皆取法自淑淑人

上古神道設教不存乎此耶天下之人大抵好義而信神無强悍不化之習記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貴因也豫居天下之中大梁居豫之中風氣隆替八郡以之國相寺之建非無因也腹心之地如磐石普天之下若苞桑諸公之是舉既以祝

國祚之靈長登斯民于邃古其功識非渺小矣予奉

命祀嶽得覩厥勝方伯諸君礱石而俾予識其始末遂泚筆而記之云爾

重修少林寺碑記

海內之巍然高峙而爲羣望者莫五岳若矣岳之尊乎中者則維嵩焉亘古以來代有禋祀至漢武元年帝於此山聞呼萬歲者三於是崇其封號禁三百里內不許伐木令典可攷也中有太室少室二山太室爲峯者二十四少室爲峯者三十六而峯之中者形勝獨擅梁武通天元年初祖達摩來自西土世無人識冷坐此山九載精靈貫

[illegible]千課不改也昔祖以袈裟授二祖慧
[illegible]王法服藏付也菩提轉至我今付汝
[illegible]并衣止不傳後至六祖慧能其衣果
[illegible]置將勢不得而傳也曹溪壇經載之
[illegible]室各有初祖道場將有興廢今雖少
[illegible]祖庭為天下法王之位嗣其教者已
[illegible]寺僧以所宗武功弟出天下之僧咸
[illegible]
[illegible]古而治三教之道不為偏廢大宗伯
[illegible]秦給此號駐蹕之日寺以兵燹之後
[illegible]宇荊榛半屬頹圮朗目興嗟謀欲修
[illegible]建乃發念為疏乞大師相衛公為文
[illegible]之於為泉諸當事而大方伯徐公曰
[illegible]所宜計也遂詣中丞公而晉言曰初
[illegible]杖繁燈燈相續以無宗風邈乎梵刹
[illegible]圮也宜有以修葺之中丞公曰爾為

岳牧職有攸司修廢補缺惟瀰是任仍捐俸爲倡以告同事一時咸發歡喜之心以證布施之義隨其豐儉而作因緣予以奉

命祭告得履嵩嶽時方駐群村而名百工初爲修葺之舉曾幾何時而來長安者僉云頹然之古刹而已煥然改觀矣工既竣寺僧欲以其始末勒於貞珉以告夫後之君子乞予文而誌之詢其所葺建者則方丈立雪亭左右十間西退居正殿五間大天王殿一座兼左右二間洵可以垂於不朽矣遂援管而爲之記

殉節碑記 湯斌 田烈婦孫氏

烈婦孫氏歲貢生蔡光之女性貞靜通女誡大義年十七歸處士田雲龍雲龍躬耕自給烈婦判布操作相對如嚴賓康熙六年夏酷暑雲龍行吟潭上解衣游泳雨後水大漲遂溺死烈婦撫尸長號盡鬻簪珥之屬治二棺先以一殮雲龍送自經家人亟救得甦其父勸慰曰汝

父在獨不相念乎烈婦曰在家從父既嫁從夫禮也從一而終古之訓也夫亡與亡計之熟矣其父無以難第令諸娣姒防護之烈婦哀泣勺水不入口見防衛且密乃紿曰我今不死矣須葬後再為計也與諸娣姒營喪事至夜分諸娣姒大半睡去烈婦呼之醒曰若不懼我死乎因與之長談至四鼓盡諸娣姒困不能支皆熟睡烈婦遂自經夫棺側蓋六月十九日也雖陬陽之人無遠近皆知田氏之有烈婦也孫氏之有賢女也搢紳儒林歌詠之郡大夫式其盧里人相與醵金立石而請余一言傳其事竊惟夫婦大倫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廉德宜若非人所難者然詩三百篇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春秋去古未遠二百四十年之間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何寥寥也茲觀烈婦亦何忝焉今

朝廷方敦崇節義佇看太史採風

綸音寵賚勑之青史以為彤管光或輶軒失採而刻銘道周芳魂靈氣猶將翺翔茲地土魍木夔亦知呵護此石永不顛踣即星霜遷易歲月滋古蔦蘿蒙翳苔蘚剝蝕好古之士摹而傳之可以補史氏之闕而烈婦姓氏終以不沒於世則世之砥行礪節者無慮湮滅不彰矣

汪琬睢州湯恭人節烈祠碑記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閭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為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

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雎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
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
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戶經於梁家人
驚解之復投于井又出之恭人怒詈曰賊至不死
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及相向恭人
厲聲大罵不絕口乃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
日也年三十有七斌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
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
為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
君星舉建祠故居之東每歲春官屬往祀又十二
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稚聞有是
命咸讙嘑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
斌顧瞻裴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以勵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
子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
而坊達於前堂後阿其傍眡牲有所庖湢有房徹
藏祭羅有庫俱次第訖工顏其南榮曰節烈棟宇
靚深丹堊增麗春掃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
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
碑既代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試與琬偕奉薦舉
之
詔來集京師試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讓不獲
命始靦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
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
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
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慷慨
不訩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
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

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撰傳中概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上帝降衷乃叙彝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汚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武懼於威武誅於利俛首曲膝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遘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呼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呼恭人睥睨白鋒戟手奮詬有氣如虹寧碎我首寧椹我胷肯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遺爽不歿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飈馳雨擊陟降怳惚霧車雲旂莫之可測煌煌高閣

天子表之潭潭新宫守侯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州人

閻興邦著臺記　上蔡

東三十里一臺屹然臨于蔡溝曰蓍臺蓍草生焉蓋伏羲氏畫卦地也其西北有廟以祀伏羲歴代設祭田二十五頃明末荒蕪不治故臺與廟亦就圮傾今既修復之始徠壁圖且為之言曰伏羲畫八卦開萬世文字與文王周孔共發明之定陰陽辨吉凶合天地通鬼神故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蓍無蓍則無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伏羲之德如是則臺也廟也當與河圖洛書並垂永久矣守斯土者敢不保之勿替哉

胡介祉禹王臺記

臺者何遊觀之地也記者何紀遊觀之勝也古之君子山川風物必有登臨眺望必有書所以矯昇平而志燕喜也而美勿專乎已樂必同乎民其念公其辭正也梁以臺名千秋者三曰繁曰吹曰平繁不知何所昉而吹之以師曠平之以孝王昭昭也於稽其地蓋名殊而實一也名殊實一奈何先後屢更而不沒其舊也今之

以禹王名臺又不知其何所昉也曰有崇德報功之思焉有追遠返本之意焉不可易也何居乎崇德報功也禹之功德溥矣其最著如河洛渠河洛之[illegible]曾沒於河而臺岡巋然獨存臺存而禹[illegible]之思為乎追遠反本慮民之習矣而不察[illegible]名自此定乎曰何必然也仁者見之謂之[illegible]見之謂之智意各有取爾也臺之上天之中神靈赫若臺之下士女紛若雜事[illegible]觀日盛也臺之高勢穹隆只臺之嵯峨[illegible]之蒲遠山隱見而水滔流只憑虛攬勝[illegible]窮目無窮也不窮劉昔其何以興不有[illegible]以繼其歸人人而不必自己也重門洞[illegible]闓豁

[illegible]夏台而常觀豫順適時而樂以同民為[illegible]知今人之樂何以古人尚想風流慨然[illegible]歸之歎者乃在夫三賢之列也三賢為

誰唐李白杜甫高適昔遊此地而祠於臺左者也

湯右曾重修香山寺記

去洛城二十五里曰龍門香山東巖西嶺相望若闕伊水歷其間水東舊有香山寺即舊唐書所載白公居易與僧如滿結香火社嘗寫其文集送寺中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者也考郡縣誌皆不詳寺興廢所由宋陳振孫為公年譜謂寺在龍門山後魏熙平元年建按熙平元年明帝初改元母胡太后幼得佛經大義立寺建剎甚衆北史明帝紀熙平二年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酈道元生其時注水經亦謂伊闕稱石闕軒高豈衆峯盍曰伊闕曰龍門曰香山本同一地意者石窟寺乃其先所命名顧未有以深考陳氏博采諸家傳記審訂詳確其言有據依則寺之創于熙平其信然歟歷周隋至唐以公故而始大顯於世自後名人遊眺所至輒見篇咏北宋時梅堯臣遊龍門詩曰香山倚岩

曲范純仁亦云於松隱睒雷故周是當此時寺尚無恙初不聞壽剛破缺撓折傾壞也逮金魏持黄至龍門始云白傳已矣不可見元薩天錫龍門記云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顛有累石址而近餘不可識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字剝落不可讀則若寺之廢在金元之際今廢然惟兩石塔在耳捺榮而草昏踐淡無有即而問之者蓋又數百年矣右曾前年冬試士洛陽畢至其地慨然有復營建之願而力薄不果今年春太原張君尹來守是邦過夫梁言次及此君欣然不斷而志同右曾乃捐月俸為之倡手書重建香山寺引揆君俾與郡人共經營焉君始至即有惠政吏民懷之凡所欲興舉走踴躍如其意指而諸生亦念使者發試於此刻苦自厲未嘗通一路遺逐孝其私錢裒力成傳推陝州學博孟君恒任以事而以洛陽明經張君所修位之孟君禮幹精敏心維手畫若所已經

伐石而基循山而垣首為亭五楹級而升以次為堂者三堂各三楹列屋翼其旁凡深一百八十尺廣半之良材堅甓縮板杵土織悉備撫既修既好自三月一日訖閏三月八日凡三十有八日而卒功嗚呼何其成之之速歟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如李衛公富鄭公文潞公園池景物之勝今皆為平田荒墟無能指其故處世多謂僧坊佛廬依託可久然伽藍記載東都盛時寺至千三百餘今亦無一二存者而茲寺以公得復興於千載而後其可喜也已公自太和三年至洛迄甍凡十八年朝夕之所遊意思之所注常在此寺寺去公墓不一里公修寺記有願結後緣它生復遊之語則公雖生天成佛靈爽其長依於此乎孟君言自鳩工以至落成凡閱四旬無飄風暴雨初太守之相度於斯也伊水方落估筏不時至搆木為難是夕水忽暴漲明日銜尾而下棟楹梁桷板檻之屬罔不畢具

人驚嘆以為奇夫雀離浮圖天慶火珠事有緣會良非偶然右曾適以試士復來洛中既蔵事因得邅迴磴升重岩以至乎香山之寺謁公之像周覽遐矚徐休乎亭之上倚峭壁俯清瀾層阿沓林蒨翠隔岸南睇九臯北望王屋洛城烟火藹藹靄靄若在牕牖耳目曠如心神既怡自惟固陋猥以茲役之惟與得掛名寺中以垂將來顧非幸哉已而憮然又念人事之不常而成毀之不可以定也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深谷高陵變遷非一更百千年茲寺其能久存而不廢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思賢好善歷劫護持其以俟之來者因為之辭紀其歲月云

蔣璉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陵碑文

歲己亥臣璉奉

皇帝命以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分告河南歷代帝王陵寢肅將祀事星言至鞏有宋四陵在焉奉鄉薦幣之餘周視寢園不覺穆然於宋氏之盛宋治之隆而歎其卜年縣遠禋祀弗替良不誣也在易之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夫以聖人居王者之位猶必久於其道而仁覆天下而況於善人乎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稽古堯授舜舜授禹是非一姓有商之君賢聖間作是非一時惟周文武受命嗣以成康百姓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唐虞以來於斯為盛漢興至於孝文亦四十有餘載廩廩鄉改正朔封禪矣謙讓未遑東京建武永平之政粲然具有條理章帝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然則聖人在位而至於歷世者周之四代是也善人相繼而不俟百年者東漢之四代是也有宋之

興其後周而軼漢乎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極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創業垂統規模宏濶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太宗繼之以慈儉爲寶絶遠物抑符瑞炳煥史牒號爲賢君真宗聰明英武用剛鯁不撓之臣興制舉常平之法祥符以後天書疊降説者以爲假神道設教之言以消逖遠窺覦之志九野清泰黔首宴如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時吏治若媮惰而任事鮮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小人不足以傷善類之氣小眚不足以干造物之和君臣一德朝野一心上可望而知下不言而喻合而論之太祖開其基太宗纘其緒真宗守其成仁宗善其化蓋優優乎勝殘去殺以庶幾於仁而稽其歷數已百有餘年矣豈不盛哉謹恭祠官例得紀分祀歲月立石廟下并論次有宋四陵所以列

聖朝祀典者具本末如此來者有攷焉

萬壽宮告成恭記

臣王士俊

皇上御極之十有二年乾曜光華坤符炳煥是年正月元朔立春歲月日時俱會於攝提格此自章蔀紀元以來未有若斯之洪庥肇啟上瑞翕臻者也蓋寅為人生之義主萬壽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首出而豫有之建宮以為祝地者於是乎告成夫豫省宮何以至斯時而告成哉豫居天下之中開封又居豫之中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陳圭置臬古叢設之場肖繹斟形庭綖黄雲而作蓋宜倡導以為天下先何以至斯時而告成哉蓋向者常循成例恭遇兩馴注於寺觀及貢院內設

前望除

御題刊通鑑輯覽紅抒下眾爲甄厥而宅於其地不專

其地有學舉其心亦不媿矣雍正十一年癸丑春

[illegible]立心於矣

御上記曰從河東繼前之任五今茲起

[illegible]上特發大道宮於之恩優鑑以為臣子卿數

[illegible]人賢大子之定之心而思變之至前過於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當守前正任涉楚闢各建前

[illegible]及於輯紀事錄譯乎志在以在懷並以撫中州保障

一闢之以向天之而生之也皇帝神皋奧區有待

[illegible]載之

[illegible]之全

明[illegible]爾貴而是以斯喜旨斷乎其周漱於是土地帝畿當

[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紳中頌還其域則有已坑扎之

[illegible]之以為[illegible]孔濁賈竟基址高敞氣象雄

[illegible]明貯於凡闊而無司關之爭

獻常祿之藏以為鼎建之藉恭擇雍正十一年季
冬經始庶民子來百工麕集歡如雷動喜如川至
繪圖難摹鼛鼓弗勝踰四月竣事其前拱以牌樓
一座黃金榜題曰
萬壽宮少進為五楹端門門以內為馳道長一百八十
丈表以坊曰嵩呼兩旁環以碧沼若蓬瀛焉沼邊
植以嘉樹中央護以宮垣分雙掖門而進為脩廊
脩廊而進為官員聽由官員聽而進為朝房東
西向外砌文磚為九拜之所由朝房而進為經房
各南向內供象教為讚福之所中為階陛凡兩層
計六十四級
御道悉條蟠螭鏤珉上為平臺平臺之上為
御座正殿玉龍蟠柱金鳳承雲俗人在戶太乙臨窗圖
旋琪琯之椽緬瓊琉璃之瓦所謂開九天閶闔萃
萬國衣冠者也凡夫祈圭僭爵之臣黎蘭叢毫之
士山農石戶之當輸驅蹄走之旅飲天之和食地

之毛罔頗方趾含齒戴髮林林總總數不能紀名
不能悉者莫不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油
然勃然以歌以舞蓋合寰中之億萬口如一口億
萬心如一心矣士服伏見
皇上加惠豫州蠲賜數行滲漉日深汪濊無涯也如此
天人之學
御註
上嘗勤功不介而孚不作而致也如此復奉藩臬以
以諸史拜手稽首而颺言之曰夫豫省建
萬壽宮實有獨盛於他省者此非侈言之也蓋嘗稽天
文輿地論考帝德王功始排之千載而合參之四
海而準矣請析陳之窮天之根分野所論司也而
豫省獨以角亢躔于尚書致諸唐天文志角亢非
壽星乎壽星炳於
萬壽宮所謂玉井金波映嵩柱貝宮之采鈞陳華蓋攄
帝車珠斗之祥此其獨盛者一也旣地之軸名山

所悲鎮也而豫省獨以嵩嶽峙其南境考諸漢史
嵩嶽非三呼萬歲之地乎三呼環於
萬壽宮所謂玉膏石髓與太室而俱長四栢三花同崧
高而偕永此其獨盛者又一也顧尤有超軼焉者
夫自鴻濛既闢溟涬剖分五帝三王或建都或巡
歷亦未有如豫省之迭興而彙聚者也粤稽上古
庖犧氏都于陳矣神農氏初亦都於陳矣黄帝都
於軒轅之丘今新鄭是也帝嚳都於亳今偃師是
也載稽中古堯舜遊首山歷河渚五老來告河圖
係今河南府界而龍門禹績所先穀熟成湯所宅
西伯詩謌徧於南汝武文定鼎營於洛都此皆具
神聖獨懋之德弘開物成務之功躋郅隆昇平之
治而又得天者厚秉氣者淳歷年最多在位最壽
此尤豫省獨見其盛者也三代以下遼哉邈乎洪
惟我
朝

列聖相承泰庥屢協我

皇上丕紹鴻基

昊天有成命固已久矣所以

皇上首出庶物敬承

天祖斯乃庖犧之觀天文啟芝符也

皇上軫念民依詳籌衣食斯乃神農之制耕稼治布帛也

皇上文德雍容武功赫濯斯乃黄帝之立制度征蚩尤也

皇上虔修祀典雨暘時若斯乃帝嚳之候日月償鬼神也

皇上恩蟠雨大澤普九垓斯乃帝堯之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

皇上崇儒重道澄叙官方斯乃帝舜之建學養老知人善任也

皇上宵衣旰食恤刑慎獄斯乃大禹之常惜寸陰下車泣罪也

皇上朝乾夕惕謹小慎微斯乃成湯之昧爽丕顯銘盤自警也

皇上聖度謙沖睿冥精密斯乃文王之如傷未見武王之不泄不忘也是以

龍飛御極以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黃河澄清醴泉騰湧慶雲屢見甘露頻凝鳳凰和鳴麒麟降生靈芝蓍草瑞榖嘉禾不能縷述而今歳四寅尤為罕遇蓋我

皇上合庖犧神農黃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以為聖所以亦合庖犧神農黃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之瑞以為瑞而又即合庖犧神農黃帝帝嚳堯舜禹湯文武之壽以為壽此理之固然事之無可疑者而皆於豫省之

萬壽宮丕昭其驗矣則夫獨盛於他省者豈侈言哉矧

萬壽宮之成又成于元朔協瑞之歲所謂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更由庖犧溯而上焉凡天皇氏
之壽地皇氏之壽人皇氏之壽皆享億齡萬載而
有餘綿綿遠遠悉為我
皇上備之然則
萬壽宮之有待而成也亦其宜矣宮之既成試循繚墻
而旁矚倚文墀以延眺北拱
神京不越咫尺焉其東則泰山寶策之府也其西則
華山蓮華之峯也其南則衡山太虛之洞也瑞焉
周遭神山環護斯所以居天下之中而獨為可貴
也抑士俊又聞之豫者樂也汴者忭也自
萬壽宮既建將見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不僅鐘鼓之韻
大禮與天地同節而不僅拜跪之文秀士朴農順
帝之則四時之序益交風雨之澤益會陰陽之氣益和
安享太平永永無極仍倡率以為天下先可矣而

又何逕之有藹泉以下諸吏俱以爲然請壽諸石遂恭紀之如此

重葺鄭大夫子産祠記

昔唐狄仁傑之爲河北安撫使也示其僚屬曰治當以鄭大夫子產爲法夫梁公一代名臣其治河北條魏郡地於新鄭無與而惓惓於大夫是必有佩服大夫於勿諼者矣新鄭縣有祠在城西係唐天寶戊子載所建余於康熙丁酉歲計偕北上道出新鄭適遇戊戌元旦遂敬謁大夫祠見遺像端偉凜乎有道之容祠雖漸圮俎豆弗替因喟然歎曰自春秋至唐天寶約千六七百年自唐天寶至今約千餘年其間幾歷滄桑而惟大夫之祠缺者創創者守豈緇衣之好無衰之慕獨摯於鄭人與抑大夫當日治鄭惟德能寬次莫如猛爲千古不磨之論遵而守之故尸而祝之歟因低徊久之始去洎雍正元年癸卯余由翰林出領許州牧許與新鄭百里而近故鄭莊嘗入許

於讀碑歎曰大夫之寬其不遠乎寬猛不磨之論竟在斯乎又謁祥符間祀賜望大夫祠俱在西南隅又計宦豫凡三年移粵移楚至雍正十年壬子冬復來

[illegible][illegible]總督河東駐節而有密離新鄭僅二百里則又謁祠歎曰大夫之寬其不遠乎寬猛不磨之論意在斯乎心之所不能已因於癸丑秋八月飭諭所司修葺祠宇新飾金碧不寬如前從事治闕扇整[illegible]殿置神主備祭器擇守祠人給以贍田為久遠計工竣事而規模略具矣嗟乎今之祠猶昔之祠也今之治猶昔之治也乃今之所謂寬者如養嬰兒如縱驕子而勿[illegible]敎後不能振則所謂猛者則又[illegible]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孔[illegible]之[illegible]望風[illegible][illegible]民不能[illegible]想兩漢之遺也若大夫執政以寬為[illegible]以猛為輔人知大夫之寬而不知大夫之能用猛以善其寬也大夫可謂社稷之臣矣可謂百世之師矣聞

大夫之風者莫不興起狄梁公治河北猶惓惓於大夫況余歷官河南俱邇新鄭之境也哉抑余回憶謁祠之日古檜蟠鬱鳥雀啾喧蒼涼蕭瑟今乃扶其頹文其陋亂衆同已不俟然而余之謁祠其偶焉者也余之得從大夫後非偶焉者也余即無謁祠事而心儀大夫有不願扶其頹文其陋耶文其陋扶其頹而不能心儀大夫雖日謁祠廟有當耶且豈余一人之私耶因紀其情事暨葺祠年月於麗牲之石以示後人至於大夫之道德功業言論風采具詳魯論春秋三傳及諸子百家奚俟余之贅

汴城開渠浚壕記

古聖人六府孔修五行利用皆以水得其所為切要之務況省會重地乃萬家煙火鱗接四國輪蹄駢集者乎我

皇上子惠元元興舉水利稍累於民者必除視史冊所載勤勞溝洫經畫河渠淘有加焉士俊歷任中州

考開封府之水昔以汴河為大一名浚儀渠則以穿祥符而名也一名莨蕩渠則以合蔡河而名也由滎陽縣入周山東經府城又名惠民河則以所濟者廣而名也復東經陳杞逶邐入淮凡許鄭諸水悉匯以為尾閭而洩之北宋建都以此最重稽宋史河渠志及王偁東都事畧甚明乃自元朝至元間河決祥符之義唐灣奪汴而行上流湮塞前明洪武以來河屢南徙汴蔡故道夷為平陸明季流賊李自成決河淹汴城壞沙壅壁今九十餘年日積日高霪雨之後城中衢道水潦四溢於是市可行舟竈皆產蛙矣畏余宰祥符時即甚兢憂之今恭承

寵命總制河東周閱而視見有汙而為渟者坍而為窪者會而為沼者或沮洳淤散道不可行或沉溢渟潴室不可居富者輕去其鄉貧者土處而病若不迅行入

告非所以仰體
聖天子保赤洪慈邮黎至意也遂繪圖繕摺以
請敬奉
硃批曰好應舉行應如是辦理者欽此恭繹
恩綸
聖懷之懇摯
聖訓之叮嚀具見於十字之中何
皇言之簡而大
皇仁之普而摯也是役也詎容須臾緩哉於是上俊瞻
仰惟怵惕鳩工集事爰率藩臬監司守令諸員拜手
稽首颺言而記其事曰甚矣民之生於
盛世者為可樂而臣之仕於
聖朝者為可慶也今夫古今之事勢至不同矣彼此之
情形又迥別矣迂闊之士攘臂而起曰今日非濬
怀蔡二河故道不可此所謂刻舟求劍膠柱鼓瑟
而不自知其非也夫今日水之為患患在水之窒

耳窒者求所以通之而已又患在水之溢耳溢者謀所以貯之而已通其窒貯其溢則其患立除豈如長江大河必藉海為委與使必濬汴蔡故道而達之於淮則勢踰陳杞而東非由睢州以達於亳則由永城以達于宿凡五六百里之間壞民廬舍奪民桑田毀民墳墓歌頌之聲未作愁歎之音先聞所謂疏之狹小則適時仍壅鑿之寬大則目前擾害者此也且宋以前汴蔡二河得以安流容與而無患者良由黄河循武陟汲縣而北入於渤海雖熙寧十年一支由南清河入淮然特支流耳且於開封無與也今黄河奪汴而行勢已南迫復塹巨川介在河淮之間過傷土脈形家所忌多醜坎窞坤軸不宜此汴蔡故道有所不可復問而亦有所不必復問者也今第於城之内籌之所以通其窒者其道安在利用開渠西北有浮沙不便疏引自西隅節孝祠東至宋門計長八百暨六丈自北門

至宋門計長六百三十丈順地勢之高下酌鍬土之淺深使積水歸于巨渦節次貫注建橋一十三座以便行人居民各自疏溝以防梗塞所以策城內者如此

天子許之而萬夫協力城內之窒者通矣於城之外籌之所以貯其溢者其道安在利用浚壕統計四門之壕共長三千四百六十三丈是即明季歷今日積日高者也有壕之名無壕之實倘任其淤澱則城內四達之水無所歸宿無所歸宿則勢仍盈滿灌決環城以內不啟汪洋已幕而民累益甚惟開之使寬掘之使深為瀦水之淀藏水之櫃謂之壕也可謂之海也亦可凡城內逆騰而來之水從容收之止於其所水門啟閉各有宜節所以策城外者如此

天子許之而萬夫協力城外之溢者貯矣窒者既通溢者既貯傳所謂數疆潦規偃瀦也經所謂土反其

宅水歸其壑也其自城之東以達城之北仍用汴河故道其自城之西以達城之東仍用汴河合蔡河故道有師古之實無泥古之名得酌古之利鮮拂古之害豈可與迂濶之士言耶由是市不舟行浸者磨也竈不產蛙濕者燥也遷者以還奠奥窔也憂者以喜登衽席也婦恬子嬉出作入息甘泉涌凝河流順軌年穀時熟日長炎炎非

聖天子之賜而誰之賜哉且夫開渠浚壕之利所謂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胥受其福者也文中子不云乎上天為雨露行地為江湖氣相蒸潤漢書亦云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得其性令水之得其性而順其行如此是十雨五風之庥春溫秋肅之協可知也管子又云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通流者然則向也積潦固地之筋脈泣濇血氣闔格矣水病則地病地病則民病今也宣暢流通是地之病悉祛而土膏之潤百昌之遂又可知也荀子又云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向也積而不逝則水腐矣水腐則鬱氣凝滯承其液者屬果其氣者蒙今也疏而洩之廓而清之是大和在宇人文蔚興可知也周禮又云川澤之中其動物宜鱗其植物宜膏向也城內一望破屋頹垣城外一望沙灰塵坌進言物產之利哉今也城壕之內淪漪秀澈畜以魚鱉蜃蛤蒔以荷花蒲茨且於隄岸之上徧栽楊柳濃陰叢翠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知也舉天地人物無不各受其福如此而總由於

聖鑒之精

宸斷之異則甚矣民之生於

盛世者為可樂而臣之仕於

聖朝者為可慶也六府之泰敘五行之順序莫有大於此矣於是藩臬諸員供以為善請書諸石遂檄書之

重修桂香祠文昌殿記

凡郡之東南於卦位為巽衍家為主文章科第

夫離為文明之象乃不於正南而於東南者蓋取
巽之木生離之火也文昌司命者係斗魁戴筐六
星四曰司命主賞而進德故今士子進取祀之考
昌宮者天府之樂宮則因以樂屬文
祀之得相生之義宜祀之久而不替
文昌祠在郡東南隅正深巽位盼於
學舊址明永樂五年改徙學宮而祠
圮嘉靖三十二年周藩餘之書怍為
聖崇禎十五年湮於黃水我
民捐地得碑紳士遂謀修之鳩工於
月十五日落成於是年十一月十四
至十一年余奉
祠更解係為置門樓以奉魁宿而祠
另置肖石而已文於余余於是祠之
不特喟然有感也夫是祠始於北宋
建都於汴太學人才最盛稽其遺制

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升內舍內舍生三百人升上舍上舍生百人賜出身則是祠之衣冠肅揚廟貌巍峩瞻拜絡繹一時極盛可想而知也乃星移物換一委於榛莽而故明中葉修之再淪於波臣而今日紳士修之豈盛衰之理往復之機夫固有數存其間與抑恭遇

郅隆之會光昌之運司命亦思有以自見與且地固有靈異之大象君子以申命行事實有相繼而興之義與則今紳士之感激而興誠敬而奉洵動於不能自已者矣雖然使紳士以為乞靈司命弋取華膴斯乃屬鄙夫之見甚有所不可也蓋司命垂象乃天之星宿耳後人則以周雅之張仲實之如星有傳說即以殷代傳說當之之類也顧既以有神自能錫福然詩稱歌之曰張仲孝友不頌神之文章而頌神之孝友誠以孝友者文章之根柢所課文章莫大乎是是神之垂鑒可知尚紳士不能

首敎品行次重詞華則舉不潔之躬日深拜跽神將赫然示之罰也敢希福乎所以巽卦九二云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夫史巫紛若即今祭祀之象也唯九二有剛中之德神其享之所以吉而无咎不然上九失中同一巽在牀下即不免於喪其資斧而爲貞凶可不慎歟至此祠重葺於雍正丁未之歲又符巽卦九五先庚三日之義蓋先庚三日丁也朱子謂丁寧於其初而文辭謂无初有終占謂貞吉悔亡无不利然則以營造之年推之適合於吉占符於方位應於文明紳士固宜砥礪飭躬以懋承神庥矣遂爲文以紀之若舊碑所云以爲神亦不幸而不生於上古之世而生於凋漓之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其說誕慢不根何足以文麗性之玷也是爲記

桂香祠惜字會記

汴城桂香祠文昌閣其原最古余既爲文誌之於石又敬念帝君垂訓世人惜字而人多不能恪

遵寶訓也因復為之推廣曰夫字之為用猶人之有口腹而必資飲食有身體而必資衣服也飲食衣服之為用人知其甚切於人而愛之重之顧字獨不知愛之重之乎人有棄擲飲食裂毀衣服見者必咨嗟驚歎而惜其後之不繼也顧見字紙之棄擲裂毀獨不知咨嗟驚嘆而委之已乎且夫字紙之貴人視之為布帛菽粟天視之為奇珍異寶也故乾出天苞坤流地符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龍潛藏蓋洩兩間之秘與開天下之文明濬人心之智巧為功最普為效最神天固有所甚不得已而仁愛下民又不惜罄以予之也今世有甚寶貴之物過於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我不自恡惜而舉以予人而人之愛之者弗加珍惜視猶草芥夷諸泥塗如已冠之弁髦祭畢之芻狗我見之聞之有不忿然怒慼然傷者乎以人情揆天意而知不惜字紙者不免於天之怒且傷也為天

所怒且傷之人偶免於雷霆之斧牛鬼猛虵之口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亦已倖矣又安望富貴福澤康寧壽考世世子孫能讀書掇科第耶是以帝君諄諄垂諭蓋仰體上天好生之心俯憫愚民罹罪之苦且曰罹罪之苦如是反是而能敬惜焉則所以受福於天者亦屬無量恒河沙數也余故就桂香祠偕藩臬監司諸君立一惜字會現捐俸日購買廢字計百觔給紋銀五錢聚而焚之送其灰燼於大河之中先行廓清之策再行持久之策撥官田一頃每年租銀三十六兩交藩庫轉給僧人專司收字之役遴紳士二人董其事月月焚送豈以希福哉揆之於理亦應如是也於戲不能惜字士大夫之罪較愚民而更甚矣士大夫置身青雲承前啟後獲上安民建功樹業推其最下筆耕墨耘以資俯仰道皆由此我日藉其力日賴其養而又狼藉芟毀之乎且亦如其寶貴矣而又視為草

昔塵塊乎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為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瑯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無弗精辨其良窳真贋而況貴於是者我以予汝汝又利之汝又棄之乎律以加等諒非深文也若夫畋隸賤夫婦女孺孩不知惜字或藉為糊窻壁夾鍼線作包裹種種隨手散擲任足踐踏等類士大夫切須代為收拾寧量為給資相易并詳勸切戒功德無量也更有一種奸商黠賈將廢紙廣收浸泡以水俟其透入爛化暴之烈日加以錘鍊如鞴鞋紙底多藉為用名曰還魂紙此真堪髮指痛恨為利幾何忍蹈大戾司土君子宜嚴察痛懲之予耳聞目見此等頑惡曾有各受雷霆之斧者嗚呼天恐雷部不勝誅也則牛鬼猛蛇之口純火純鍊純石之地獄其留而待焉直旦暮間事耳寧不懼哉又有官署之中兩廊胥吏率將廢棄案卷檄移告示文書等類散棄滿地任其浥爛霉腐更或濫為爇火

之燼塞向之塊昔人謂浪擲字紙多在衙署斯言信不誣也所恃官長諄諭切懲庶有艾乎蓋士大夫有督察勸化之責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為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瑯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彼盲於目者未之知也爾可不一為指點任其顛越受戾耶故人為無與於我遂爾視之蔑然吾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未必竟從末減絶不連坐耳余因推廣帝君寶訓以明會之所由立者如此嗟乎河圖洛書丹文緑字庖羲畫卦之壇史皇造字之臺文字權輿俱在汴洛嚴斯土者宜何如愛護矜惜數聖人神靈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也雖然豈獨河南一省事耶此會之所及者僅區區省城偏隅耳四國樂善之士不以余言為河漢尚共勉之

巡撫雅爾圖惠濟河碑記

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水之發源於豫者淮為大歸淮之水汴為大汴因挾衆流以入淮者

也汴治則梁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有所洩元至元
間河決奪汴故道汴遂湮即今浚儀渠乾河涯皆
其蹟率成平陸賈魯者元臣也嘗濬汴自中牟經
祥符而東滙滾河歷陳州境入江南潁上以達於
淮汴得入淮潁此人載賈魯功遂以名河而河淺
而窄上水驟輒溢乾隆四年夏秋大雨兼旬開歸
陳許六十餘州縣滂為巨浸平地水深數尺會城
中猶月不退其横流下奔並及江南之潁亳長淮
衝潦民田廬甚多前巡撫尹公具以狀聞
天子惻然軫念發數十萬倉穀帑金振之民無饑餓流
移之患既忘其災矣復
諭詢致災之由
特命前巡撫尹會一總河白鍾山布政司朱定元勘
濬乾河涯用洩閘封積水度全豫水利使源委疏
暢毋致泛溢又計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
情阻撓南水利大臣共議之蓋

九重之上千里之外如在几席形勢情偽悉歸
睿照所以為豫省計者至矣於是前巡撫尹公河督白
公遵
[illegible]上[illegible]議委熟悉水利之管河道胡君績勘原委度
[illegible]川議以開封城中積水常潴乾河涯可洩而
[illegible]開歸陳[illegible]數十州縣永免水患莫若分賈魯河
[illegible]其流詳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
[illegible]行之流見河接濟至高家樓則乾河涯之水
[illegible]入東趙徐沙河即循古汴渠河入渦故道達
[illegible]之流若渫之入東遶陳留杞縣經睢州之挑
[illegible]城之永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溜
[illegible]尚而歸淮則賈魯河水勢得減而渦河各州
[illegible]縣有歸均免旁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是不
惟[illegible]水之患而兼可收水之利巡撫尹公上其議
制曰可方議覆行尹公適以余奉
命來撫豫於是年冬十月涖止目擊睢渦之氾沮洳

載道諮詢屬員父老知是舉為豫省要務不可緩
也五年春先令為渠導城中積水從東南水門出
門小别添一門以暢之使歸於壕壕東别濬乾河
涯穿護城堤至高家樓而城中之水頓泄既而分
疏賈魯河之議江南有司果異論紛起乃復移江
南督撫各委大員會勘重以水利使者汪公德公
按圖履迹僉曰是誠有益於豫而無妨於江南也
濬之便覆
奏得報乃令管河道胡君指授程式於各縣令各縣
令按其境土募夫開濬河廣十丈深一丈為率長
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為堰以備漲溢堰
各離岸十丈以防土頹入河堰為涵洞以宣田間
之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賈魯河盈縮為啟
閉復高其底二尺使賈魯河常留二尺以下之水
以利舟楫為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
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百有奇方直銀八分一釐

出土於水加一分有八計動帑金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乾隆六年正月二十日興工至本年六月初四日工竣吏不肆弊直無陵漁丁夫踴躍況成開閘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浚以杜淤澱瀕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頂謝

聖上澤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

欽錫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名既錫偉績孔昭不可無紀也夫惠民之大者莫如水利因所利而利之孔子所謂惠也顧水利之難成則誠如

睿慮所及下流阻撓往往績用弗成不患水必有歸下有所洩即上有可完今天下四瀆之水已盡歸江南入海非以江南為壑以海為壑也水性東下自豫而趨徐乎地勢故淮受百川汴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即汴失其道而橫流亦必淺

入江南乾隆四年之淮潁間可驗矣有河以分之力綫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況茲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水而非有他水乎特疏古汴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乎無庸過慮也茲河之成幸遇江南督撫水利使者一時鉅公咸矢公忠仰體

皇仁化畛域之見惟利濟民生是務協謀僉同以成此惠濟之功實豫民之大慶焉是役也主其議者前布政使今陞山東巡撫朱定元布政使趙城按察使沈起元前開歸管河道今調糧驛鹽道胡紹芬前河北道今調河陝道張學林前開歸管河道今調南汝道崔琳前陳州府今陞開歸管河道金山分理核估督查官開封府知府朱繡歸德府知府咸振鷺陳州府知府崔應階開封府同知張廣居前封邱縣知縣今陞上北河同知葉仰高前儀封縣縣丞今陞歸德府商虞通判喬大耆陳州府糧捕通判張宗洙承修官懷慶府糧捕通判夏錫貴

開封府祥符縣知縣甄汝舟中牟縣知縣姚孔鋮陳留縣知縣丁鶴起杞縣知縣王大樹歸德府睢州知州朱汝琳署柘城縣知縣馬日煊署鹿邑縣知縣錢松陳州府淮寧縣知縣何登棟按察司經歷王俞森前祥符縣縣丞今陞儀封縣知縣趙鶴洲祥符縣縣丞姚孔鋅監工官陳州府經歷傅懿麟歸德府經歷張德輝陽武縣縣丞邰瑞前署祥符縣縣丞高文玉前署陳留縣縣丞楊熙中牟縣縣丞李松年商邱縣縣丞吳國虞城縣主簿李可莘睢州吏目黃廷燦前祥符縣典史施澤溥祥符縣典史高坦封邱縣典史李成蛟柘城縣典史陳顯武鹿邑縣典史楊嘉穀例得並書　巡撫雅

爾圖大梁書院再行釐正祀典記

古者立學必設奠於先師而釋菜焉書院之有祠有祀蓋取乎此也余承乏撫豫仰體

聖意造士作人故不敢不兢兢致慎問嘗至大梁書院見其中所供神位甚夥殊怪其龎雜及考之通志有前撫閻公興邦釐正祀典記一篇往復閱之而不禁喟然興歎也原夫書院之設始於有宋而爛熳於有明即以中州而論往時郡邑皆有之非獨大梁為然而大梁書院則專屬大梁原非一省之公局故閻公記中惟主大梁而立言也此康熙二十八年事也至康熙五十八年蒙

御書兩河文教額於講堂于是大梁書院始為一省之書院矣夫書院之實本為講學而設也原與祠廟不等而書院之有所祀則因講學而祀其先師也或又因其先生嘗主講於此沒而祀焉以誌不忘也逮其後講學廢而所祀者存而書院遂與祠宇無異則書院之名存而書院之實失矣甚至士大夫之宦其土而有力者競建生祠亦美其名曰書院則不但書院之實失即書院之名亦與實而偕

失矣故闕公於大梁書院而釐正祀典蓋已忘其為講學之書院直以為大梁之公祠而已既以為公祠則凡大梁之鄉賢名宦忠臣烈士無一不當在致祀之列矣又何惟其龐雜也哉謹按雍正十一年奉

憲廟特旨命督撫駐劄省會之所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欽此欽遵于是即大梁書院為豫省之書院而書院之名始踐其實矣既正其名復循其實故大梁二字雖仍其舊而書院之在大梁則非闕公時之大梁書院矣夫書院既為講學之地自非講學之當師者不祀也大梁書院既為一省之書院自不獨產於大梁之當師者始祀也是非再行釐正之不可釐正之將奈何曰為學必以聖人為依歸學聖當以伊洛為標準今欲釐書院之祀宜以湯文正公洛學編為定編內共四十一人附見者十人現在奉祀已三十四人由

二程而上漢有四人唐有一人宋有一人向所未
及宜祀之二程而後宋之諸儒亦既備矣惟明少
一人曰王浚川宜祀之附見之十人已祀者三人
其七人宜祀之其洛學編未載而見於理學備考
者有一人曰邵古山亦宜祀之其在
本朝則孫夏峯至冉嵊菴七先生皆能紹伊洛之緒
前憲尹公續修洛學編載焉現在奉祀宜仍之又
現在奉祀之李君賜先生洛學編未載而通誌內
列入理學傳宜仍之其餘各神位宜遷之另擇廟
湯公所以棲之名撫祠久圮於水宜修葺公所仍
以名撫顏之移諸神位其中以妥之至孔孟七十
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十六人湯文正公云儀純聖
門不敢以方域論斯言至當舊有子夏神牌宜與
端木漆雕諸賢概不列書院中亦不敢專也惟以
此邦之先達樹後進之典型近循濂洛之規模遠
紹程邵之派庶使諸生望此而趨率是而行步履

既正民材可期居家則為令子出仕則為良臣高者可以為希聖達天之士下者亦不失為謹身寡過之人庶不負

國家設立書院造士作人之令典也夫羅正之後覲其祠曰祭賢祠且議於二八月中丁藩臬兩司率諸生灌獻用展明禋以昭誠敬余也希賢有志未逮津梁就其所見為之條屬咸以為然因並書其顛末俾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巡撫雅爾圖

重修萬金渠記

在昔禹平水土大者九川而小者亦不遺乎畎澮誠以灌溉者田功之本也耕種者生民之天也謀民者必急其天治田者先端其本水利之重歷稚舊哉後世興水利者西門豹鄭國而後代不乏人而其事恆難大約疏鑿開濬難謀蓄洩尤難開濬有道蓄洩有方矣之興且繼持保護俾其利可以永永而昔者則更有所大難今

聖天子在上軫恤民依重農貴粟凡為民興利除弊者
一一周詳懇摯凡百守土亦無不仰承
聖意念切民生者彰郡郡李守重修萬金渠之請所由迫也
嘗思夫萬金一渠創自魏武後於郡西開高平渠
而尋復舊名者唐刺史李景也分設流寺盖村二
閘及沿渠下復開支渠者明知縣李應家朱冠也
分城東為二渠以舊渠為南萬金渠而接挑北閘
清流口東北至永和為北萬金渠者我
朝知府邱宗文知縣高啟元也開渠以來不惟灌田
有益而瀹水入濠置碓紓民韓魏公而後自宋迄
明不一而足其利溥哉然而千餘年間大率開者
在前湮即在後濬者愈急淤者愈多何哉渠之利
閘利之渠渠之害亦閘害之也盖進水以閘出水以
閘水小則閉閘以灌田水大則開閘以放水故曰
渠之利閘利之也閘口之進水者低而出水者高
則下水甚難渠水之所入者多而所出者少則沙

淤極易壞成例而建新閘則利雖大而難周據上游而高閘門則渠雖存而漸堙故曰渠之害亦閘害之也余知萬金渠之漸至廢棄垂四十年於茲亦職是故也隨飭李守率其屬安陽令左修品湯陰及祖世昌府訓導劉丈擢安陽教諭史特傳訓導袁乾實心任事協力督工自幽溝至髙平以次挑挖而髙平石橋以南則加挑進水渠二道為橋以之用則絡墉五十餘丈東水進渠為橋以渠之害雖復渠之害未除務使渠之害盡絕而後渠之利乃宏於是曲溝則滌故耳閘一以導渠之來北渠則峭村則增修鎖尾閘一南渠小官庄則增修減之閘二以舒渠之流曲溝流寺蓋村三閘則作退水活閘以通渠之氣而北兩閘石橋石堰則圯者於鈌者補以固渠之防勵挑支渠則幽溝七道流寺三道蓋村二道南萬金五道北萬金四道以均水之利清流地浥則創閘中渠一道私閘斷毀

則量留滌平一閘以廣渠之惠閘濬有道蓄洩有方此殆庶幾矣至於每月使水日期永和中大渠初一日至初六日止十六日至二十一日止蓋村渠初七日至初九日止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止流寺渠初十日至十二日止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止曲溝渠十三日至十五日止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止則一遵前院王閻二公會勘定期無使佔越焉工興於乾隆六年春通計濬舊渠四閘大小支渠二十有四建閘三設荆絡壩一增分水石牆修滚水石堰各一甫匝歲而功竣計灌田一千六百餘頃分潤蓋村瓦亭等二十餘村并及湯陰縣報德將台尊貴等庄約五十餘里云夫興水利灌田疇彰郡之福也因前規謀久遠今日之功也而無忘生民之福無隳今日之功於閘濬有道蓄洩有方者維持而保護之俾其利永永弗替者則後之守是土者之責也余蓋樂覯其成而尤不能不

重望於後也是為記

銘

漢蔡邕貞節先生范丹碑銘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玆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淵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樂貧安賤不恡窮迮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李尤洛碑銘

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于洛邑玄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緜萬乘終濟造舟為梁三都五岳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孟津碑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經自中州龍國所在黃亟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車來濟各貢

厥珍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咽喉尹從李老留作二篇孟嘗離秦奔鶩來征夜造稽疑譎以雞鳴范雎將入自盛以橐元鼎革移錫之新安舍彼西阻東即高原長墉重關閉固不踰簡易易從與乾合符

唐白居易闕塞山碑銘

高闕嵬峩羣山迤邐乃周王城是道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乘雁塔高峙奠王河濱回與山趾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呂溫傅巖銘

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不竭發祥播氣世作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傅說始遭胥靡武丁即祚德通神交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有無之間邂逅相遇胥衣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加舊君臣飛龍在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拾築傅巖脫鱗鵬升作霖時和奮撼川澄金在吾礪

木從吾繩君何言哉殷道中興元凱舉附微舜昌階阿衡要湯抱鼎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邂逅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摛光萬古不沒

古東城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二伯之後時克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名諸侯廣崇王城雖微遠猷實被令名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昭義不問興亡理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

宋蘇軾德威堂銘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嵩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顧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人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明于謙鐵犀銘

百鍊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威奕赫鎮厥堤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

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效建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術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維帝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誄

明崔銑西川誄

武安韓生永齡號西川好學嗜古舉鄉薦早卒銖詞曰雅矣韓生厥稟實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賢渠南之遊日夕孜孜謂經室文謂聖可師嗟嗟李周列辞放恣幸有假仁少振頹靡惟聖謝焰于其禮而彼韡為祥胡為未哉我不夢周吾其久衰嗟嗟此心日月昭茲用我之的輔世必基閭子有詼我意用熙我窮弗試爾其宏之嗟嗟韓生時在弱齡稟賦美材元賓居賓斐然可栽溘焉已矣韓來動衰我吁蒼穹運何不諧霸列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才遷賢孰繼生之孔

報長之赤逆干霄之木歷年百斯鼓風悴之曾不崎時謂天無知胡為而濊謂天有道云何其舊雖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為惟遺之庚肯弃幽冥心兮剛如志兮竜竜無損無餘溢于九垓

劉繪忠節許公誄

嘗謂道德者澤世之青雲氣節者激俗之清商舒慘之情壽殊雖定大人權世遺暑推移嘗齊一時功列百代鈞壽異用哉為我師仲尼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剛毅夕死何敢論判宮虞禍福也哉明運中興爵良接蹤正肩聯毫財數千里有如我汝南忠節許公閎三才精曜社稷華冑也正德丁丑江西逆藩宸濠之變禍天嵩孽顧包藏宗宄附除行表裏閼塞饒錯侈淫從逆元辰赤霍鯨濤滔通卿氣當此之時罷貪貧殘其家誅殺雖致其計公炳幾作誄疊出走制無臣異同亂起名卒六月十三日賊攫詎針逆而難作指集洞廷咥呼濱涌大路召鋒抗

絶中使蒼鯨奮鬣毒鱗撒甲矯制撗語迫脇羣志及孫公既執列眼奇膂方陳辭亢節而淬巳巳貫罚矣于時三光瘴蜀貢黄壁魄披低眉避回慄腥不振者識不可莫也公獨玉拄山立烈風迅發炬目射奸剛舌飛電指天日之䡾勒君臣之義仰天長嘘竟蹈逆及盖非昧周易履虎尾之由實採孟軻取熊掌之味也已乃愴雲不覆晦風撼宸濠改形駭心起卧驚悸精爽去體覧令顛沛叛黨慕義者荷戈結憤懷驚者垂肩沮喪驅兵南下羣心猶疑爽江州郡閫公義風一倡雷厲雲蒸形擀影而彈滅聲隨響而攉遠白木跳林黄頭穹波艅艎烈烜以斷艅艎犀甲鳴浪而寒旗轟渠魁折衂迅掃而空此固帝靈丕祐皇威孔赫主帥壯猷師旅共賑而克襄大績要其幾微所動實由我公剛風勁節先有以褫逆竖之心而摧挫衆氣矣故曰石泐者斧不加斮而自碎火鬱者焰不及騰而可撲

當事大臣捷奏丹宸凱獻九廟乃先表公奇節建
祠江右以志永思是不惟為國公忠真可謂達行
師曁實曲直之勢也已是時明天子既頒策命贈禮
部尚書謚忠節實錄煌煌光照萬禩延及季慶世
列錦衣侍從彼忠孝據既之流可以勸矣今年太
守吳興郡徐公重建祠郡中以表里閈室宇軒麗
緣垣宏敞通以中唐慈樹交翰鄉人觀者歎欽載
欣咸曰興頑起懦猶彼先烈光胎士氣允孚後彥
是勒石是使屬繪綴詞末學蒙陋僭批不揣譾揣
往訓用作斷䟽其辭曰皇皇許姜太嶽之宗文叔
啟宇於周肇封城父台羽世著勳庸逮彼汝潁
豪有顯漢衍餉裔人倫雍雍唐播遜播煒煒仙蹤
翳惟忠節系緜芳潔吐神夢城煥彩伊闕天懸濂
於真身進絕弱齡登雋宰邑風烈忠政清譽流霄
凝雪冠發燕冀飈焚烏起兩河失利營邸戒偶海
嶽焰腥洊湯川決衆爾灤陵四擐克孽危喋空壕

蘖猾乏竭猬甝環攻鈎雲鑿穴震屋負汲麥穧焦
爇青春明府厲於爪牙率彼黠首戰臂如又躬臨
砲鏑霹靂轟車彎弧挾槊殺賊如麻蟻屯蜂聚何
煩擾弒保障孤邑名獻實華揚于帝庭簡書孔嘉
超列多憲殊榮載加爰守武定妖氛攙遮公奮厥
武彪驟螭拏絳纓白馬飄旗如霞轉戰高苑星鳥
雲鶉遊魂厲魄飄風吹沙瘴消漠水日淨琅琊西
江秉憲銷殺兇邪宏略峻業振彼荒遐蝸蝸叛子
弄兵江滸磨牙天家内訌自腐踵誅蔡崔倖殲吳
楚乃援草竊豺豕是伍抽刃拔鋒猙獰傲撫四顧
譸張實惲公武瞋目兢心將修伊阻謀殘公軀拜
發逆擊公投大命震彼豫章孫老並節日月披光
怒我童婦威如孔張姦賊驚笑草木耀鋩王侯載
旆武夫洸洸燎毛擣枯逋破斧斯禍首既斷砧鑕
就戮抱乳曳妻頭足不續亂逋再旬萬甲乃撲江
表廓清有截王服彼殉身者旋罹汙毒三木加脛

如刲牲畜胡若我公龍鱗馳逐動揭青冥義貫丹軸帝曰忠哉懋宣嘉録錫贈黄泉上台光燭後昆繩繩侍從永屬據典考謚元章靈祝嗚呼悲哉汝水惟深天中惟嶽日中規影先生之心賢牧表閭酒祭儒林鼓鐘鍧鍧簠簋森森洛涕濡穎宣辭是欽於萬斯歳吟悼徽音

祭文

魏王粲弔夷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邑而感懐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遥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仁潔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采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概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

父之所譽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

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乎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返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平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

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已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

發予於是遂憤懣而歎曰云爾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室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推章雄而電掣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畧必翦焉而後綏璧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illegible]塗而來歸至大德以宏覆受日月而齊暉濟化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為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莫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涉千載而遠期信斷文之未表覿靈符而在茲鯤龍見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揚來次洛汭而大漸揮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

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眝美

目其何望既稽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裹綖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變之所存跡雖湮而不忘覽遺籍以悚慨歎茲文而悽傷 李興爲鎮南將軍劉弘表隆中

諸葛亮故宅文 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

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擿寶識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

夫有名無迹孰若吾脩良壽妙畫藏之既殁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粹徽夫吾反咕樂殺不終矣比于公既括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前辰莊事民言不流利中于鄉教美于曾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已無側伊寗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優歎昔嗣之題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隨其夕雖能不殁肯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趺聚豁與歸夫將属遐哉遡矣砥規卓矣凡若吾子雖可究已晴昔之非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君故墟高賢邈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儀型以俯儒與鄧贊之有餘祀而有塋豈其識諸

代謝忠運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祭薦

夏后之靈恭聖繼天載疑其徵惟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邺彼民憂身劳五岳形疲九州沐水非顏皮皮是皺物貢凡堅我重

寸陰乃錫　圭以告成功虞歎既改夏德乃隆臨
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指顧乃徂行宮恭司皇役
散爵畢融神且
畧薦乃昭其忠

隋薛道衡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
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
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
彛倫攸斁天隔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
百越為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寵圖出
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
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誦
偽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
左冤結人神上矜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寧
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摽四瀆而引百川
擅五材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充成除暴之舉
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

薦醴惟
神尚饗

唐張巡祭旗纛文

太乙先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刀白虎捧箭

高適還京次睢陽祭張巡許遠文

維乾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適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貞正才掩羣豪詩書自負州縣徒勞惆悵雄筆辛勤寶刀時平位下世亂節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騷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灑泣據鞍鬱陶全譙入宋收捽捍曾心繫魏闕志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畧憲台戎幕持斧擁旄嗚呼子亦忝竊統茲介胄俄奉短書至變狂寇裹糧訓卒達曙通晝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驕勇俾驅鳥獸將無止心兵亦死鬬賊黨頻覆我師旋涌十賊相望百里不捄紜紜嘯聚兵鋒亦湊積薪為梁決岸成竇嗚呼當

此虎敵豈無强鄰常恃肝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拧掾秣馬煮紙飼人病不暇抵殁無全身煎熬甲胄啄齧膠筋慷慨艱險凄涼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兹邦悲纏舊郭邑里灰燼城池墟落何九渠之崢嶸皆二賢之制作聲蓋天壤氣横遼廓讓死爭先臨危靡却嗚呼天亦難論萬夫開壁一旅纔存衰羸既竭力弱相吞陷阱織路梯衝棧門土濠水合木柵雲屯居即其敵突無具奔烟雲劍戟逼側紛孥與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埋䰟嗚呼嗚呼悖逆殲潰干戈將止海岳澄清朝庭郅理封功列爵懷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於此嗚呼婿婦伶俜愛子追贈方榮賞延兹始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接白骨填委思壯志於冥冥問遺形於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宋歐陽脩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死生而復歸

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陳瓘祭范忠宣文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物謗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

以之安不擇地雖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
以為異各違其時不逮其逮是乃無違三年違設
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負其兆在
蔡公可以默又進從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
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憐使
命弗決其心不盲義欲有施人爾公留為帝龍變
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呼疾尚可為錫以上
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瘳勿遲云何不淑竟止
於斯嗚乎哀哉公累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
之於公有合有睽闕公之既睽者亦悲情隔生死
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忠死有
逮小其一身大哉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
闕告勤而作忠太宗征戰西嶽不忘心之所慮奚
獨一方頓猶生靈爾含爾薰爾為宣仁一洗誣謗
爾王其事爾辯其人爾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
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罷雖大如人

[illegible]闕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
[illegible]有不差左路達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
[illegible]從執一者弃異取同異我曰徧同我曰
[illegible]心心各有物執能當是而不彼仙公獨
[illegible]離乎公豈我慈里脉葭莩公昔南遊我
[illegible]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
[illegible]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
[illegible]容之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
[illegible]益太其道益
[illegible]嘸我亦其傷

元許約齋先生從祀告文

自太極判而人文闢庖
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
[illegible]用我聖以為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
[illegible]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illegible]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
[illegible]于周衰為生聖人有德無位遣時之屯

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迷其津泯泯棼棼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實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頽之巓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實有得於此也合衆說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纂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必循乎理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謀乎幾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敘天工而振王綱正人心而衍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

者以名言而奚暨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宅百揆明歷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亹亹見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指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撫其孫祿秩諄諄而不置也況約等親出其門提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誦披諄至今聲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極耶

明于謙祭大河文

曩昔河水為患浸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安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帝命神默相降祉垂休堤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患

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極

又祭河文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止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乃值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歲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楊漣過朱仙鎮告岳廟文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撫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陳祈一鑒如連屋漏內省信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主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為官為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容氏表裏為奸太阿竊弄即帝于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令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世瓜直反為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令且橫誣以為有贓私並指前移宮事為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逐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武穆王何等功勲而莫須有竟殺忠良

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
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内外之歡因借忠賢以
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
斗魏大中等之鋃鐺從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
宗下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
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刦臣僚媚竈如趨而
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閽既已雲深舉國盡
為古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
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於羅織
猶少迴片照於衆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
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
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
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追
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為衆湊罄產不滿千餘何以
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
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

克饑當更發揮一番速恐衆臣一疏想不能上關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褻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為妥無已則速有三間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伏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忠義之下風而亟亟呼搶實切于疾痛之上籲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速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皇清顧汧祭嵩嶽文

克配乾符永奠坤極蟠際兩儀吐納九域屹立中州輯寧廣莫陰陽協和霖雨時若我

皇御宇禋祀咸秩維嶽崔巍緬懷祇翼

宸翰新揮光騰巒嶂敬懸廟額作鎮無量茂膺神庥歷年萬億具位告虔尚其歆格

祭淮瀆文

於皇
聖朝受命無疆懷柔百神誕集禎祥淮流湯湯肇源大
復桐柏是導歷享卜祝維我
皇上昭事有嚴報功崇德禋祀不僭仰懷大神南國之
紀控引濟渠瀰達
帝里聿嘉乃績特焕
綸音龍翔鳳翥日照月臨膺茲殊典福
國庇民具位陳詞神其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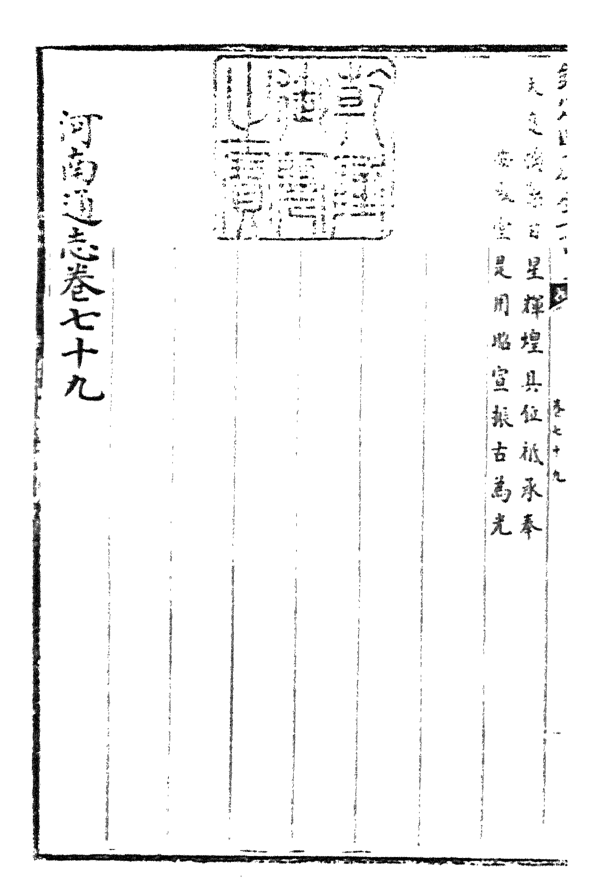
祭禹王臺文　週嚴

隆古洚水其咨時克底定神禹是治地平天成萬
世永賴顧瞻河洛明德可師欽惟我
皇合撰二儀饑溺屢念則壤均施爰美前猷玉貢嘉辭
天章暉景宸衷雲彩使臣恪共奉持卓哉巍煥臺
鑒在茲昭垂無
外萬世永祠

祭遊梁祠文

巖巖亞聖黜霸崇王擴闢衷說孔道以彰
皆仁由義歷齊遊梁鄒人毖祀俎豆芙觴欽惟
聖主度越前王運德樂道崇贊無古

天之[illegible][illegible]星輝煌具位祇承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用昭宣振古爲光



河南通志卷七十九